

釋迦方誌

前 言

道宣(五九六一六六七)俗姓錢,丹徒(今江蘇省丹徒縣)人,是唐初一位著名僧人。十六歲出家爲僧,修持律戒,開創律宗南山派(因他居終南太一山豐德寺,故名)。他學通內外,平生撰述有二百餘卷,曾參預玄奘譯經工作,爲“綴文大德”(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六),《宋高僧傳》卷十四有傳。

《釋迦方誌》二卷是道宣著作之一,意爲釋迦牟尼佛所居國(五印度)之地志,與法顯的《佛國記》命名相仿。他撰此書,主要受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的影響。《自序》說:“泊貞觀譯經,嘗參位席,傍出《西記》,具如別詳。但以紙墨易繁,閱鏡難盡,……故撮綱猷,略爲二卷。”《後序》說:“往參譯經,旁觀別傳,文廣難尋。故略舉其要,并潤其色,同成其類。”所謂《西記》、“別傳”,皆指《西域記》而言,講得很清楚,故此書無異是其節本。不過這裏所談的,乃單指其中《遺跡篇》,八篇中的最長一篇,其他諸篇則別有所據,未可混爲一談。

此書卷帙雖少,資料性却比較突出。從前因其在《釋藏》之中,單刻本希見,被人忽視,鮮有援引之者。今試舉數點證明之。

第一,如上所言,本書《遺跡篇》類似《大唐西域記》的節本,故對《西域記》研究特爲有用。由于作者是和玄奘並時的

人，見到原本，不但藉之可校勘今本《西域記》的異同，還可補其不足。例如羯若鞠闍國下記戒日王與寡妹共知國事，尼波羅國下記阿耆波沱水常沸等事，皆爲今本《西域記》所不見的。

第二，《遺跡篇》首揭示唐朝往印度者有三道，其中從河州通吐蕃（今西藏）一道至尼波羅國（今尼泊爾國）的路線，這是《西域記》所無的，連兩《唐書》及同時代他書都未提到，對於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史很爲重要。張星烺先生編《中西交通史料匯編》亦失收此文。

第三，《遺跡篇》還提到王玄策和李義表之事，這亦不出於《西域記》，當是依據王、李二人的口述或從王玄策《中天竺行記》來補充的，有助於我們對王玄策使印的研究。

第四，《遊履篇》記載歷代自張騫至玄奘，中印交通的史迹，有些不見於其他文獻的。例如漢獻帝建安十年（二〇五）秦州刺史遣成光子事，後魏太武末年（四五—）沙門道藥從疏勒入印事，均賴此存載下來。

第五，《通局篇》記載歷代佛教的盛衰和釋、道之爭，反映當時政治和社會情況，可補正史之不逮。

第六，《教相篇》記載晉、宋迄隋代各君主的佞佛，興寺建塔，造像寫經，以及廣度僧尼，備舉其數，多有他書所未載的。

綜上述六點觀之，道宣此書在中國文化史、佛教史和中西交通史上，其史料價值無疑佔有重要地位，比起他的名著《廣弘明集》、《續高僧傳》，不相上下。故現加以校點，整理出版。

范祥雍 一九八一年，五月

校記略例

一、本書採用一九三五年景印宋《磧砂藏經》本作底本。這個本子原缺卷上首一葉(自《釋迦方誌序》起至《封疆篇》終止)，以宋《思溪藏經》本配補之，基本上可算完整的。參用一九二四年支那內學院校刊本(簡稱《支》本)對校。

二、本書在各《大藏經》中皆收有之，日本印的弘教書院《大藏經》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並附有校記，讀者可選擇參考，本校記不再引入，以免繁重。

三、我們選擇《磧砂藏經》本作底本的理由：(一)傳世的古本以此為時代較早且完整；(二)此本為《弘教》、《大正》二藏所未收。選擇支那內學院本作對校理由：(一)此本刊印時期較晚，經過校勘，誤字較少；(二)外間流傳較廣。有一點情況要順帶說明(在校記中不再提了)，《支》本此書作四卷，(卷一自《封疆篇》起至《遺跡篇》“寺號楊枝也”止；卷二承上《遺跡篇》“又從龍池東”起至同篇“常所謂摩揭提王舍城也”止；卷三承上《遺跡篇》“摩揭陀國”起至同篇終止；卷四自《遊履篇》起至《教相篇》終止)，和各《藏經》本及歷代經目著錄作二卷的不同，其實只是將上下二卷各析為二而已，這種分卷是不符合道宣原書形式的。

四、本校記多參引他書旁證以佐校。其中援引最繁的幾

種約舉如下：

1. 《大唐西域記》（簡稱《西域記》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章巽校本（不著明某本者並屬之）。參用他本有：《敦煌唐寫甲》本（即英國倫敦博物院藏本）日本石山寺本《古》本（以上二種從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《大唐西域記考異》中轉引）中尊本（即日本藏中尊寺金銀泥經本，從《大正藏經》本校記中轉引）《徑山》本（即明《嘉興藏》本）《金陵》本（金陵刻經處本）。

2. 《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（簡稱《慈恩傳》）支那內學院校刊本。

3. 《法苑珠林》《四部叢刊》景印《徑山藏》一百二十卷本。

4. 《廣弘明集》《四部叢刊》景印明刊本。

5. 《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》《磧砂藏經》本。

以上二種亦爲道宣所著。

6. 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（簡稱慧琳《音義》）上海醫學書局景印日本刊本。

五、校記擇善而從，但改動之字，必說明原本作某，以便稽核。其《支》本有顯誤之字，概不出校。

六、原書各篇的章節分段不甚恰當，今逕從文義重行整理之，不再注明異同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言..... | 1 |
| 校記略例..... | 1 |
| 釋迦方誌序..... | 1 |
| 釋迦方誌卷上..... | 5 |
| 封疆篇第一..... | 5 |
| 統攝篇第二..... | 6 |
| 中邊篇第三..... | 7 |
| 遺跡篇第四..... | 14 |
| 釋迦方誌卷下..... | 63 |
| 遺跡篇第四之餘..... | 63 |
| 遊履篇第五..... | 95 |
| 通局篇第六..... | 100 |
| 時住篇第七..... | 116 |
| 教相篇第八..... | 117 |

釋迦方誌序

終^[1]南太一山釋氏道宣撰

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，將四十載，淳風洽而俗改，文德修而武功暢。故使青丘丹穴之候，並入提^[2]封；龍砂^[3]鴈^[4]塞之區，聿遵聲教。膜拜稽首，顯朝宗之羽儀。輸^[5]奉贄，表懷柔之盛德。然則八荒內外，前史具書，五竺方維，由來罕述，豈非時也？雖復周穆西狩，止屆崑丘；舜禹南巡，不踰滄海；秦皇畫野，近表臨洮；漢武封疆^[6]，關開鐵路。厥斯以降，遐討未詳。所以崆峒問道，局^[7]在酒泉之地；崑崙謁聖，實唯玉門之側。至於弱水、洞庭、三峽、九隴、燕然、龍勒、沙障、黎河，具曆《夏書》，咸圖雍部。及博望之尋河也，創聞大夏之名；軒皇之遊夢也，初述華胥之國。貳師之伐大宛，定遠之開鐵門，由余入秦，日碑仕漢，聲榮覆於葱嶺，帝德亘於耆山，赫弈皇華，其徒繁矣。而方土所記，人物所宣，風俗之沿革，山川之卓詭，雖陳之油素，略無可紀。豈不以經途遼遠，遊詣之者希乎？以事討論，縱有傳說，皆祖行人，信非躬覩，相從奔競，虛爲實錄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故積石河源，西瞻赤縣；崑崙天柱，東顧神州；

鳴砂以外，咸稱胡國，安用遠籌，空傳緗簡。是知身毒之說，重譯臻焉，《神異》等傳，斷可知矣。

自佛教東傳^[8]，榮光燭漢，政流十代，年將六百，輶軒繼接，備盡觀方，百有餘國咸歸風化，莫不梯山貢職，望日來王。而前後傳錄，差互^[9]不同，事迹罕述^[10]，稱謂多惑，覆尋斯致，宗歸譯人。昔隋代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彥琮著《西域傳》一部十篇，廣布風俗，略於佛事，得在洽聞，失於信本。余以爲八相顯道，三乘陶化，四儀所設，莫不逗機，二嚴攸被，皆宗慧解。今聖迹靈相，雜沓於華胥；神光瑞影，氤氲於宇內。義須昌明形量，動發心靈。洎^[11]貞觀譯經，嘗參位席，傍出《西記》，具如別詳。但以紙墨易繁，閱鏡難盡，佛之遺緒，釋門共歸。故撮綱猷，略爲二卷，貽諸後學，序之云爾。

釋迦方誌一部八篇

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封疆篇第一 | 統攝篇第二 |
| 中邊篇第三 | 遺跡篇第四 |
| 遊履篇第五 | 通局篇第六 |
| 時住篇第七 | 教相篇第八 |

仰尋諸佛之降靈也，不可以形相求之，隨機顯晦，故得以言章述矣。然學教者統舉爲先，傍窮枝葉，終非遠致，故於篇首標其致焉。

校勘記

- [1] 《支》本“終”上有唐字。
- [2] 提，原本作堤，從《支》本及《音釋》改。《漢書·刑法志》作提封。
- [3] 砂，《支》本作沙，二字通用，今習用沙。下同。
- [4] 鴈，原本作鳥，非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- [5] 𦉳，《支》本及《音釋》作琛。慧琳《音義》作𦉳，引《字書》云：“𦉳，瑤也。”按《玉篇》𦉳下云：“亦作琛”。
- [6] 疆，原本作壇，《支》本作疆，同，但今習用疆，從改。
- [7] 局，原本作局，俗譌，從《支》本改，以下同。
- [8] 東傳，《支》本作道東。
- [9] 互，原本作𠂔，乃互之異體，今從《支》本改。以下同。
- [10] 述，原本作迷，形之訛，今從《支》本改。
- [11] 泊，慧琳《音義》卷七七作𣶒，云：“《說文》從𠂔自聲。今多從旦作𣶒。”按泊、𣶒、𣶒三字相通用。

釋迦方誌卷上^{〔1〕}

封疆篇 統攝篇 中邊篇 遺跡篇^{〔2〕}

釋迦方誌封疆篇第一

佛之所王土也，號曰索訶世界，即古翻經爲娑婆矣，經中所謂忍土者也。謂此土人強識力念能忍苦樂，堪任道器，故佛王之。案此封疆周輪鐵山，山外是空，空不可測。山下是地，地下是金，金下是水，水下是風。其風堅實，逾於金剛，衆生心力同業所感，能持世界，不令傾墜。自風以外，即是虛空。約此周輪，從下而上，至無色窮，名爲有頂。論其盡^{〔3〕}界，縱廣所經，卒非里數之所度也。且如《智度論》，從色界天下^{〔4〕}一大石，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^{〔5〕}年方始至地。約此上下方維，名爲一佛所王土也^{〔6〕}。（即以大千鐵圍而爲封疆之域。）

校勘記

〔1〕上，原本作‘第一’二字。按此書原分爲二卷，《序》文明言之，查下卷題云“釋迦方誌卷下”，則此題當作‘卷上’，明甚。今改。

〔2〕《支》本無此行題。原本均缺“篇”字，卷下題均有“篇”字，依

例補。

〔3〕盡，《支》本作畫。

〔4〕下，《支》本作上。

〔5〕二，《支》本作三。

〔6〕也，原本作地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釋迦方誌統攝篇第二

按索訶世界鐵輪山內所攝國土，則萬億也。何以知之？如今所住，即是一國。國別一蘇迷盧山，即經所謂須彌山也，在大海中，據金輪表，半出海上八萬由旬，日月迴薄於其腰也。外有金山七重圍之，中各海水，具八功德。其外鹹^{〔1〕}海廣於無際。海外有山，是鐵所成，四周繞之。海中可居者，大略有四，即約蘇迷山，用分方面，東洲^{〔2〕}名毗提訶，南洲名瞻部，西洲名瞿陀尼，北洲名拘盧也。此之四洲，亦名四有，人之所居，佛之所王，准此傍及鐵圍海內唯有四洲。蘇迷山已上二十八天并一日月爲一國土，即此爲量，數至一千，鐵圍都繞，名小千世界。即此小千，數至一千，鐵圍都繞，名中千世界。即此中千，數至一千，鐵圍都繞，名爲大千世界。按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其中四洲山王日月乃至有頂，則有萬億之所，皆爲佛之統攝，俱遵聲教。

校勘記

〔1〕鹹，原本作鹹，乃鹹之俗字，今從《支》本改，以下同。

〔2〕洲，《支》本作州，未是，下同。

釋迦方誌中邊篇第三

惟夫法王所部，則大千之內攝焉，若據成都，則此洲常爲所住。故此一洲則在蘇迷山南之海中也。水陸所經，東西二十四萬里，南北二十八萬里。又依論說三邊等量二千由旬，南邊三由旬半，是則北闊而南狹，人面象之。又依凡記人物所居，則東西一十一萬六千里，南北遠近略亦同之。所都定所，則以佛所生國迦毗羅城應是其中，謂居四重鐵圍之內。故經云三千日月萬二千，天地之中央也。佛之威神，不生邊地，地爲傾斜故。中天竺國如來成道樹下有金剛座，用承佛焉。據此爲論，約餘天下以定其中，若當此洲義約五事以明中也。所謂名、里、時、水、人爲五矣。

所言名者，咸謂西域以爲中國，又亦名爲中天竺國。此土名賢談邦之次，復指西宇而爲中國。若非中者，凡聖兩說不應名中。昔宋朝東海何承天者，博物著名，羣英之最，問沙門惠〔1〕嚴曰：“佛國用何曆術而號中乎？”嚴云：“天竺之國，夏至之日，方中無影，所謂天地之中平〔2〕也。此國中原，影〔3〕圭測之，故有餘分，致曆有三代、大小二餘增損，積算時輒差候，明非中也。”承天無以抗言。文帝聞之，乃勅任豫受焉。夫以

八難所標，邊地非攝，出凡入聖，必先中國。故大夏親奉音形，東華晚開教迹，理數然矣。

二言里者，夫此一洲大分三量，二分以北，土曠人希，獠狃所居，無任道務。一分以南，盡于〔4〕三海，人多精爽，堪受聖化，故約道勝大聖都焉。故成光子云：“中天竺國東至振旦國五萬八千里，（振旦即神州之號也，彼人目之。）南至金地國五萬八千里，西至阿拘遮國五萬八千里，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五萬八千里。”觀此通攝，取其遐邇齊致，以定厥中，其理易顯。

三言時者，謂雪山以南名爲中國，坦然平正，冬夏和調，卉木常榮，流霜不降。自餘邊鄙，安足語哉？

四言水者，此洲中心有一大池，名阿那陀〔5〕荅多，唐言無熱惱也，即經所謂阿耨達池，在香山南大雪山北，居山頂上，非凡所至。池周八百里，四岸寶飾。正南當於平地，地獄所居，故金剛座東僻〔6〕五千里。又池正南當洲尖處。其北當謎羅川，即北又當葱嶺北千泉也。上空定約當北辰星，今望第五，似如西敲〔7〕。且天上一寸，地下一千，千泉去京八千餘里焉，約天無一尺矣。其池北去鉢露羅國減千里。東南屈露多國，西南罽賓國，各千餘里。然四海爲壑，水趣所極，故此一池分出四河，各隨地勢而注一海。故葱嶺以東水注東海，達嚩〔8〕以南水注南海，雪山以西水注西海，大秦以北水注北海。故地高水本注下，是其中。此居海濱，

邊名難奪。又佛經宏大，通舉事周，博見聖賢，義非妄委，於上所列，咸符地圖。然此神州所著書史，寓言臆度，浮濫極多，時約佛經，更廣其類，都皆蕪穢^[9]。試爲舉之。《水經》云：“無熱丘者卽崑崙山。”又《扶南傳》云：“阿耨達山卽崑崙山。”又《山海經》云：“南流沙濱，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名崑崙丘。”又云：“鍾山西六百里^[10]有崑崙山，出五水。”按《穆天子傳》云：“春^[11]（音鍾）山”。又云“海內崑崙丘在西北，帝之下都^[12]方八百^[13]。高萬仞。”又《十州記》云：“崑崙陵卽崑山也，在北海亥地，去岸十三萬里。”此約指佛經蘇迷山也。又東海中山名方丈，亦名崑崙。又云：“西王母告周穆云：山去咸陽三十六萬里，高平地三萬六千里。”又《周穆傳》述西王母云：“去宗周瀍澗一萬一千一百里。”《神異經》崑崙山有銅柱，其高入天，圍三千里。榮氏注云：“柱洲，崑崙山東南萬二千里，有無外山。”《史記》云：“崑崙山去嵩高五萬里，高萬一千里。”郭璞云：“高二千五百餘里。”《淮南》云：“高萬一千里百一^[14]十四步二尺六寸。”道經《造立天地^[15]記》云：“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。”又《轉形濟苦經》云：“高萬九千里。”^[16]又云：“此山飛浮。”又云：“崑山南三十里，次第有千崑崙山，名小千世界。”《化胡^[17]經》云：“崑崙^[18]山高九重，相去各九千里。”又云^[19]“高萬萬五千里。”已前儒道兩說，雖形量差異，莫越崑崙。尋崑崙近山，則西涼酒泉

之地，穆后見西王母之所，具彼《圖經》。若崑崙遠山，則香山、雪山之中也，河源出焉。故《爾雅》云：“河出崑崙。崑崙墟。”郭璞《圖贊》云：“崑崙三層，號曰天柱，實惟河源，水之靈府。”按《禹貢》云：“導河自積石”者，但據伏流所出處而名之。若討本源，誠有由矣。故佛經云：“此無熱池東有銀牛口，出菟伽河，即古所謂恒河也，右繞池巾，流入東南海。南有金象口，出信度河，即古辛頭河也，右繞池巾，流入西南海。西有瑠璃馬口，出縛芻河，即古博叉河也，如上繞池入西北海。北有頗胝師子口，出徙多河，即古私陀河也，如上繞池入東北海。”按《河圖》云：“崑崙山東方五千里，名曰神州，亦名赤縣。”又依書云：“河源東北流，出葱嶺岐沙谷，分爲兩水。東北支流經于闐南山，於國西北出。又東流大河，經揭盤陀城東南，又經疎勒國西，又東北至城下。又迴流國南五百餘里至烏鐔國南；又東北至疎勒國北六百一十里至烏孫界赤谷^[20]城。又東二百七十里經姑墨國南；又東六百七十里經龜茲國南。又東三百五十里經烏壘國南，此即漢時都護所治也。西南去疎勒二千一百一十里，東南去鄯善國千七百八十五里，東北去烏耆國四百里。河又東南三百四十里經渠梨國南，又東二百四十里經黑山國南，此東去玉門關二千六百六十里。河又東經連城，注賓城南沮^[21]沫國北合支水^[22]。河又東經婁蘭地，又東經鄯善國城南，過東北數百里，入蒲昌海。

其海東面少北，去玉門一千三百里，又東北去陽關三百里。^[23]此河於蒲昌伏流南而少西數千里，入積石山，在羌燒党中。”書云：“積石去崑崙丘千七百四十里，或云伏流萬三千里。”斯諸臆說，難以究詳。河出積石，西南流九屈，東北合流經枿^[24]支地，是爲河曲^[25]。又東北入塞，過燉煌、張掖南，是爲河源矣。”按此實錄，以尋河源，窮至無熱惱池所，方爲討極。然此池神居，非人所及，又是北天雪山之域，南接中土佛生之地，以處高勝，故非邊矣。

五謂人者，不出凡聖。凡人極位，名曰輪王。聖人極位，名曰法王。蓋此二王不生則已，生必居中。又山川國邑，人之依報，人勝則依勝，故此二王居焉。又輪王有四王，約統四洲。金輪王者則通四有；銀輪三方，除北一洲；銅輪二方，除西北方；鐵輪在南，除於三方。言瞻部者，中梵天音，唐言譯爲輪王居處。言四輪王通局乃殊，住必南方也。古翻此洲云好金地，謂閻浮檀金在洲北岸海中，金光浮出海上，其傍有閻浮樹林，其果極大，得神通者方至於彼。今言此洲輪王得名，兩設其致耳。又此一洲，四主所統。雪山以南，至于南海，名象主也。地唯暑濕，偏宜象住，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國。俗風^[26]躁烈，篤學異術，是爲印度國。然印度之名，或云賢豆，或云天竺，或云身毒、天篤等，皆傳之訛僻耳，然以印度爲正，唐無以翻。雪山之西，至于西海，名寶

主也。地接西海，偏饒異珍，而輕禮重貨，是爲胡國。雪山以北，至于北海，地寒宜馬，名馬主也。其俗兇暴，忍煞^[27]，衣毛，是突厥國。雪山以東，至于東海，名人主也。地唯和暢，俗行仁義，安土重遷，是至那國，卽古所謂振旦國也。上列四主，且據一洲，分界而王，以洲定中輪王爲正，居中王邊，古今不改。此土諸儒滯於孔教，以此爲中，餘爲邊攝。別指雒陽以爲中國，乃約軒轅五岳以言，未是通方之巨觀也。又指西蕃例爲胡國，然佛生遊履，雪山以南名婆羅門國，與胡隔絕，書語不同。故五天竺諸婆羅門書爲天書，語爲天語，謂劫初成梵天來下，因味地脂，便有人焉。從本語書天法不斷，故彼風俗事天者多，以生有所因故也。胡本西戎，無聞道術，書語國別，傳譯方通。神州書語所出無本。且論書契，可以事求。伏羲八卦，文王重爻，蒼頡鳥迹，其文不行。漢時許慎方出《說文》，字止九千，以類而序。今漸被世，文言三萬，此則隨人隨代，會意出生，不比五天，書語一定。

上以五義以定中邊，可以鏡諸。餘如隋初魏郡沙門靈裕《聖迹記》述。

校勘記

〔1〕惠，《支》本作慧，通用，下同。

〔2〕天地之中平，《高僧傳》卷七作‘所謂天中’。

[3] 影,《支》本作景,同。

[4] 于,原本形訛作干,從《支》本改。

[5] 陀,《西域記》作婆。

[6] 《支》本僻下有至字。

[7] 𪔐,原本作𪔐,非。《支》本作𪔐,慧琳《音義》亦作𪔐(景印本訛作𪔐),云:“亦作𪔐。《說文》从支奇聲也。”今據改。

[8] 𪔐,原本作𪔐,《支》本作𪔐。按下《遊履篇》作𪔐(《支》本同),達𪔐亦見《法顯傳》,今從改正。字書無𪔐字,顯誤。

[9] 穢,《音釋》及慧琳《音義》並作穢,同。

[10] 鍾山西六百里,按此從《水經注》文轉引,若據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,則自鍾山至崑崙山凡九百里也。

[11] 春,原本作春,《支》本及《音釋》作春,與《穆天子傳》合,今從改。

[12] 都,原本及《支》本並脫都字,據《山海經·海內西經》補。

[13] 《海內西經》八百下有里字,此脫。

[14] 里百一,原本及《支》本並作一百里,誤,今據《淮南子·墜形訓》、《水經注·河水篇》改。

[15] 道經造立天地,原本無此六字,《支》本有之,今據補。按下文云‘已前儒道兩說’,上引各說爲儒書,此下則爲道經,正相符應。

[16] 又轉形濟苦經云高萬九千里,原本無此十二字,《支》本有之,今據補。

[17] 化胡,原本無此二字,據《支》本補。

[18] 《支》本無崙字。

[19] 云,原本誤作去,從《支》本改。

[20] 谷,原本誤作苔,從《支》本改。赤谷城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21] 沮,《支》本作且,通用。

[22] 支水,《水經注·河水篇》作枝水或枝河,同。

[23] 去玉門一千三百里又東北去陽關三百里，按《水經注·河水篇》作“東去玉門、陽關千（朱謀瑋本、趙一清本千上有一字）三百里”，無“東北去陽關三百里”句。《漢書·西域傳》作“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”，《後漢書》同，校者並謂三上脫千字，皆以玉門、陽關連言，此析言之，不同。考陽關在玉門關之南，漢時通西域分出二道。但蒲昌海（今新疆自治區羅布泊）東去玉門、陽關路程略相等，陽關又在玉門之南，不當云東北。此記有誤。

[24] 枿，《支》本作析，同。以下同。

[25] 河曲，原本作河西，從《支》本及《水經注》改。

[26] 俗風，《支》本作風俗。

[27] 煞，《支》本作殺，同。以下同。

釋迦方誌遺跡篇第四

自漢至唐往印度者，其道衆多，未可言盡。如後所紀，且依大唐往年使者，則有三道。依道所經，且〔1〕覩遺跡，卽而序之。

其東道〔2〕者，從河州西北度大河，上漫〔3〕天嶺，減四百里至鄯州。又西減百里至鄯城鎮，古州地也。又西南減百里至故承風戍〔4〕，是隋〔5〕互市地也。又西減二百里至青海，海中有小山，海周七百餘里。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。又西南至國界，名白蘭羌，北界至積魚城，西北至多彌國。又西南至蘇毗國，又西南至敢國。〔6〕又南少東至吐蕃國，又西南至小羊同國。又西南度咀〔7〕倉法〔8〕關，吐蕃南界也。又東少南度末上

加三鼻關，〔⁹〕東南入谷，經十三飛梯、十九棧道。又東南或西南，緣葛攀藤，野行四十餘日，至北〔¹⁰〕印度尼波羅國。（此國去吐蕃約爲九千里。）〔¹¹〕

其中道者，從鄯州東川行百餘里，又北〔¹²〕出六百餘里至涼州，東去京師二千里。從涼州西而少北四百七十里至甘州，又西四百里至肅州，又西少北七十五里至故玉門關，關在南北山間。又西減四百里至瓜州，西南入磧，三百餘里至沙州，又西南入磧，七百餘里至納縛波故國，卽婁蘭地，亦名鄯善。又西南千餘里至折摩陀那故國，卽沮沫〔¹³〕地，又西六百餘里至都羅故國，皆荒城耳。

又西入大流沙，行四百餘里至瞿薩旦〔¹⁴〕那國東境，（卽漢史所謂于闐國也，都護所居，漢之所守，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。）其關名尼壤城，彼土自謂于遁國也。〔¹⁵〕周四千餘里，沙磧太半。寺有百餘，僧出五千，大乘學者。從關至婁摩川二百餘里，有婁摩城，中有栴檀立像，高二丈餘，極多靈異光明。疾者隨痛以金薄帖像上，便愈。其像本在憍賞彌國，是鄢陀衍那王所造，陵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，有異羅漢每往禮之。王初不信，以沙土塗羅漢。乃告敬信者曰：“却後七日，沙土滿城。”於後二日，乃雨寶滿街。至七日，夜果雨土填城，略無遺人。其先告者預作地穴，從孔而出，東趣婁摩，像亦同至。有記云：“法滅之時，像入龍宮也。”其曷勞城今爲大堆。〔¹⁶〕

王欲掘寶，必遭風變。又於憐摩城西行三百三十里，方至國城。王都南十里有大寺，先王所立。西^[17]南十餘里寺，有綖^[18]紵立像，從屈支國來。昔此有臣於彼禮敬，臣還本國，遙念無已，像遂夜至。乃捨宅爲寺。都城西三百餘里勃伽夷城有坐像，高七尺，相好無比。首有寶冠，光明時現。都城西百六十里，路中大磧，唯有鼠壤，形大如蝟，毛金銀色。昔匈奴來寇，王祈鼠靈，乃夜齧人馬兵器^[19]斷壞，自然走退。都城西五里許寺，有浮圖高百餘尺，多現光相。王感舍利數百粒，羅漢以右手舉浮圖，安之函內，乃下之，無傾動也。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餒^[20]伽山，（此云牛角。）有寺，像現光明。佛曾遊此爲天人說法，記其建國，崇學大乘。山巖石室有一羅漢，入滅心定，待慈氏佛。數百年前崖崩塞戶。其國南界接東女國。

從國城西越山谷，行八百餘里至斫句迦國（即沮渠也。）南境。其國周千餘里。佛寺十餘，僧徒出百，學大乘者。國南有山，立多羅漢^[21]塔，松泉流^[22]茂，石室深淨。有三羅漢，現入滅定，鬚髮恒長，僧常剃之。五印度僧有證果者，多止此室。又北減三百里方至都城，周十餘里，山阜連屬，臨帶兩河。

又於國西北上大沙嶺，度徙多河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，（即疎勒也。）周五千餘里。寺數百，僧數萬^[23]，習小乘有部。地多石磧。其俗生子，壓頭匾匳。

從此南行山野石磧，五百餘里至烏鐔國，周千餘里。都城周十餘里，南臨徙多河。信佛法。寺十餘所，僧減千人，習小乘學。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，上有塔。數百年前山崖自崩，中有比丘冥目而坐，形甚偉大，頭髮下垂，覆于肩面。國王以蘇油灌之，擊犍槌^[24]。比丘高視曰：“我師迦葉波也，^[25]今始乃聞已涅槃耶？”又問：“釋迦佛出世耶？”告云：“已滅度矣。”即昇空化火焚身。其土出白璧、^[26]青玉等。從國城西度河，登葱嶺東崗，八百餘里至福舍。其地在四山之中，方百餘頃，無樹木，有細草。緣如別說。

又西南踰大嶺，至揭盤陀國，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五^[27]十餘里，北背徙多河。敬佛法。寺十餘，僧五百餘人，小乘有部。其國東南大石室二口，各一羅漢，入滅心定，經七百餘歲。其鬚髮生，年別爲剃。又西北行三百餘里，方至王都。東南臨徙多河，山嶺連屬。又西少南，登山冰雪，五百餘里至波謎羅川。東西千餘里，南北百餘里，或狹^[28]無十里，據南北大雪山間。地鹹鹵，多石，草木希少，絕無人住。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。此川在大蔥嶺上，瞻部一洲地最高也。中有大龍池，東西三百餘里，南北五十餘里，大卵出焉。其水西流至達摩悉帝國，東界與縛芻河合，故此已西，水並西流。東出一流，東北至佉沙國西界，與徙多河合，自此諸水皆東流也。龍池正南當無熱池，北當千泉川。南當池大嶺

名婆羅犀羅^[29]，南北三四百里。山地極高。池北卽大蔥嶺也。《水經》云：“高可千餘里。”兩邊漸下，南北豎嶺，行數極多，百餘條矣。多有山蔥，崖峽蔥翠，因以名焉。嶺南接大雪山，北至千泉，應有二千五百許里；東極烏鐔，西達活國，應三千餘里。

又從川西南入山險，七百餘里至商彌國，周二千六百里。土出雌^[30]黃。國人信佛，寺有二所，僧亦少耳。北越達摩悉帝大石山，至尸棄尼國，周二千餘里，山磧連野。

又南越山河至達摩鐵悉^[31]帝國，（一名護^[32]侃國，一名護密國。）卽覲貨羅之故地也，在兩山間。東西千五百里，南北減百里，或狹不踰十里，東臨縛菟河。寺有十餘，僧數蓋少。城寺石像上懸金銅圓蓋，衆寶飾之。人有旋繞，蓋亦隨轉，人止便止。四周石壁，莫測其然。有說聖力使之，或謂機關之秘。

又西南登山入谷，五百餘里至屈浪拏國，亦故地也，周二千餘里。少有信向。

又西北踰嶺三百餘里至淫薄健國，亦故地也，周千餘里。都城十餘里。

又西北山谷行二百餘里，至鉢鐸創那國，亦故地也，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山崖上，周六十里。寺有四所，僧亦少耳。

山谷西行二百餘里至呬摩咀羅國，亦故地也，周三

千餘里。山川相半，堅城數十。

西越山谷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，亦故地也，東西十餘里，南北三百里。都城周十五里。

北至鉢利曷國，亦是故地，廣百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都城二十餘里。

又從訖栗國越峻入洞，經川城，三百餘里至瞿健國，亦是故地，周四百餘里。都城周十六里。

北渡河至阿利尼國，亦故地也，周三百餘里，帶縛芻河兩岸。大城周十五里。

東渡河至遏羅胡國，亦故地也，北臨前河，周二百餘里。大城周十五里。

又從瞿健國西行百餘里，出葱嶺西頭，尋山而下，至活國，亦是故地，周二千餘里。王城周二十餘里。其王突厥也，鐵門已南諸小國多屬突厥。地安平，俗多信佛。寺十餘，僧數百，大小兼學。

西至縛曷〔33〕國，四五百里。

東南越山谷諸城，三百餘里至闊悉多國，亦是故地，國周減千里。都城十餘里。山多川狹〔34〕，極甚風寒。僧寺三所，衆亦少耳。

東南入谷越嶺，度諸小城，四百餘里至安坦羅縛國，亦是故地，周三千餘里。王城周十五里。屬突厥。寺有三所，僧有數十。有育王一塔。山阜連屬，極寒厲也。從此西南上大雪山婆羅犀羅嶺東頭，經三日行，又

至極頂。通望瞻部一洲，諸山並皆四下。又尋嶺下行，亦三日，極峻，曲谷，鑿冰而度，西經迦畢式〔35〕國，邊城小邑數十，又西南數百里方至王都。

又西少南一千三百里，越山川，至弗栗恃〔36〕薩償那國，廣二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。王城周二十餘里。信佛法。

從此南行五百餘里至漕矩吒國，（亦曰早〔37〕利。）周七千餘里。王城周三十餘里。山川相半。寺有百數，僧徒數萬，皆學大乘。育王塔十所。天祠數十，計多外道也。土宜鬱金香草，出興瞿草，生羅摩印度川。南境穠〔38〕那呬羅山。王城東南二千餘里至西印度伐刺拏國，方合北道，南趣佛國。

其北道入印度者，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餘里，至瓜州，又西北三百餘里至莫賀延磧口，又西北八百餘里出磧，至柔遠縣，又西南百六十里至伊州，又西七百餘里至蒲昌縣。又西百餘里至西州，即高昌故地，漢時宜禾都尉〔39〕所治處也，後沮渠涼王避地於彼，今爲塞內。

又西七百餘里至阿耆尼國，（即烏耆也。）東西六百餘里，南北四百餘里。都城周六七里。僧寺十餘，二千餘人，並學小乘說一切有，戒行精勤，食三淨肉。從此黑嶺，胡類羣分，重財輕義，無禮無敬。婦尊夫卑，良賤一等。吉素凶皂，以爲服制。〔40〕

又西南行二百餘里，踰一小山，越二大河，川行七

百餘里至屈(居勿反)支國，(卽丘慈[41]也。)東西千餘里，南北六百里。城周十七八里。寺有百餘，僧五十餘，並學小乘說一切有，如上三淨。俗大信佛，王城民宅多樹像塔，不可勝記。東境大城中有天祠。池龍時出，與牝馬合而生龍駒，初生慍悞，子方馴駕，故國多善馬。近王名金花者，感龍馭乘。王欲終時，鞭觸其耳，因卽潛隱。與人婦通，生子驍勇。王搆突厥，殺此城人，故今[42]空荒。城北四十餘里東昭怛釐寺。佛堂中有玉石，方二尺，上有佛足迹，長尺八寸，廣六寸，齋日放光。王城西門外路左右有立佛，各高九十餘尺。於此建場，五年一會。西有阿奢理貳寺，唐言奇特也。昔王外遊，觀禮聖迹，母弟留守，因自割勢，爲防讒搆，王深異之。弟後遇人，犍五百牛，遂愍贖之。慈善根力，男形欬生，遂不入宮。王訝奇特，故因置寺。

又西經小磧，六百餘里至跋祿迦國，(古名姑墨，又名亟墨。)東西六百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王城周五六[43]里。寺數十所，僧千餘人，並小乘學。西北行三百餘里，度石磧，至凌山，卽葱嶺北原也，水多東流。此路不得赭衣持瓠及聲叫，有犯者，龍能飛風雨沙，遇必皆沒。山行自西四百餘里至大清池，(又名熱海，亦名鹹海。)周千餘里，東西長，四面有山。行人祈福。又西北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，周六七里，商胡雜居。已西數十孤城亦爾。又西四百餘里至千泉，泉涌多出，方二百餘里。南面雪

山，三垂平陸。又西百五十里至坦邏私城，又西南二百餘里至恭御城。

又南五十里至笄（奴故）赤建國，周千餘里。

又西二百餘里至赭時國，（唐言石國。）周千餘里，西臨素葉河。^{〔44〕}

又東南千餘里至怛 ^{〔45〕} 捍國，周四千餘里，山周四境。

又西行千餘里至罕覩 ^{〔46〕} 利瑟那國，周千四百里，東臨葉河。葉河出葱嶺北，西北流。

又西北入大磧，行 ^{〔47〕} 五百餘里至颯末 ^{〔48〕} 建國，（唐言康國。）周千六百餘里，南北狹。都城周二十餘里，處極險固。

自此東南至弭末賀國，（米國也。）周繞四五百里，東西狹。

又西北至劫布坦 ^{〔49〕} 那國，（曹國也。）周千四五百里，東西長。

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，（何國也。）周同曹國，而東西狹。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，（東安國也。）周千餘里。

又西四百餘里至捕喝 ^{〔50〕} 國，（中安國也。）周千七百餘里，東西長。

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，（西安國也。）周四百餘里。

又西南行五百餘里，至貨利習彌佉 ^{〔51〕} 國，順縛芻

河兩岸，東西可三十里，南北五百餘里。

又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，至羯霜那國，（云史國也。）周可千五百里。又西南二百餘里，入大山，山路絕險，又少人物。東南山行三百餘里，至鐵門關，左右石壁，其色如鐵。鐵固門扉，懸鈴尚在，即漢塞之西門也。

出鐵門關便至覩貨邏國（古云吐火羅也。）之故地，南北千餘，東西三千餘。東拒葱嶺，西接波斯，南大雪山，北據鐵門，縛葛大河中境西流，其中自分二十七國。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^[52]，由溫熱多雨故也。

順河北下，至咀蜜國，東西六百餘，南北四百餘。王城周二十餘里。寺十數所^[53]，僧出千人，大有窣覩波，（即古塔之別名，如偷婆等。）佛像靈異。

又東至赤鄂衍那國，東西四百里，南北五百餘。王城周十餘里。寺五所，僧少。

又東至忽^[54]露摩國，東西百餘，南北三百餘。王城周十六七里。寺有二所，僧百餘耳。

東至愉（朔^[55]俱）漫國，廣四百餘里，縱百餘里。王城周十餘里。寺二所，僧亦不多。

西南臨縛葛河，便至鞠和衍那國，廣二百餘里，縱三百餘里。王城十餘里。寺三所，僧百餘。

又東至鑊沙國，廣三百餘里，縱五百餘里。王城周十六七里。

又東至珂咄羅國，廣縱千餘里。王城周二十餘里。

東接葱嶺，至拘謎陀國，廣二千餘里，縱二百餘里，據大蔥嶺之中。王城周二十餘里，西南臨縛芻河。國南接尸棄尼國。南度此河至達摩悉帝等國，如前中道所引也。

又從鐵門南而少東，五百餘里至縛喝國。一道拘謎西南至縛伽浪國，廣五十餘里，長^[56]二百餘里。都城十餘里。

又南至紇露悉泯健國，周千餘里。都城周十五里許。又西北至忽憐^[57]國，周八百餘里。都城周十五里餘，寺十餘，僧五百。

又西至縛喝國，廣八百餘里，縱四百餘里，北臨縛芻河。王城周二十餘里，俗美其國，詔^[58]小王舍城。寺有百餘，僧三^[59]千餘人，並小乘學。城外西南有納縛（此云新也）寺，在雪山北，作論諸師贊重此寺，基業不替。像鑿^[60]名珍，毗沙門像衛之。突厥葉護欲奪寺取寶，屯軍寺側，夜夢天王長戟貫胸，可汗心痛，因爾便死。堂中有佛澡罐，受可斗^[61]餘，雜色煜燿，金石難名。又有佛牙，長寸餘，廣八九分，色黃白而光淨。佛掃帚者，用迦奢草，長二尺餘，圍可七寸，雜寶飾柄。三物，齋日法俗所感，放大光明。有大浮圖高二百餘尺，金剛泥塗，以寶莊之。有佛舍利，時放神光。又諸羅漢入涅槃者，示通立塔。雖有證果不現通者，則不封樹。王城西

北五十餘里，有提謂城。王城正北四十餘里，有波利城。各有浮圖，高三丈許，即釋迦開元^{〔62〕}獻妙長者髮爪之所建也。佛以^{〔63〕}僧伽胝、鬱多羅僧、僧却崎，又覆鉢豎錫杖，次第安布，立塔儀式，王令依崇建。城西七十里，迦葉波佛時所建浮圖高二丈餘。

又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^{〔64〕}三十餘里，至銳末陀國，廣五六里，縱百餘里。王城周十餘里。

又西南行三百里至胡寔健國，廣五百餘里，縱千餘里。王城周二十餘里。多山川。

又西北至坦刺健國，廣同前，縱五十餘里。王城十餘里。西接波刺斯國界，又縛喝國，東至忽懔國。

於此東南至訖露悉泯健國，千餘里。於此北近縛伽浪國，東西五十餘里。此國東北接活國。

又從縛喝國南百餘里至揭職國，廣五百餘里，縱三百餘。都城周五里許。寺十餘，僧三百餘人，並小乘學。陵阜相連。

東南入大雪山。六百餘里出覩貨羅故地，又至梵衍那國，廣二千餘里，縱三百餘里，在雪山中。城依巖險，寺有數十，僧數千人，學小乘出世部。王城東北山阿^{〔65〕}有大石佛，高一百五十尺，金寶莊飾。又東寺左有鑰石釋迦立像，高百餘尺，分身別鑄，合成立之。城東三里寺，有涅槃卧素^{〔66〕}佛，長千餘尺，亦金寶莊之。東南二百餘里，度大雪山東，寺有佛齒及劫初獨覺齒，

長五寸餘，廣減四寸。又有金輪王齒，長三寸，廣二寸。又有商諾迦縛娑（即商那和修，傳法第三師。）大阿羅漢鐵鉢，受九升許，并九條僧伽胝絳赤色，設諸草皮之所績成。以其先世於解夏日持此草施僧，福力所被，五百中陰身生恒服之，從胎俱出，逐^[67]身而長，阿難度時變爲法服，受具已後，又變爲九條。其齒鉢等並金緘之。羅漢證滅入邊際定，智願力故，留袈裟，待遺法盡方乃變壞。今已少損，信有徵矣。

大雪山東至小川澤，東入雪山，踰黑嶺，至迦畢試國，周四千餘里，北背雪山，三垂黑嶺。都城周十餘里。寺有百餘，僧六千餘人，多學大乘。其王信佛，歲造丈八銀像，自修供之。天祠數十，異道千餘人。王城東三里北山下有大寺，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大寶藏，近有外王逐僧欲掘，神冠中鸚鵡鳥像奮羽鳴呼，地動，王軍皆仆，起謝而歸。寺北嶺上有數石室，亦多藏寶，欲私開者，藥叉變爲師子、蛇、蟲來震怒之。室西三里大嶺上有觀自在像，誠願者像示妙身，安言行者。城東南三十餘里曷邏怛羅寺，大臣所造，以名目之。浮圖高百餘尺。昔臣夜夢令造浮圖，從王請舍利也。及旦至宮，有人持舍利瓶。臣留舍利，令人先入。乃持瓶登塔，覆鉢自開，安舍利訖，王使追之，石已合矣。齋日放光，流出黑油。夜聞音樂。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，山下爲龍立寺。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，有時

煙起，或如火猛焰。漸滅之時，方見舍利，狀如白珠，繞柱入雲，還下塔中。城西北大河南岸古^[68]王寺，中有佛弱齡亂齒，長一寸餘。又此東南往古王寺，有佛頂骨一片，廣寸餘，色黃白，髮孔分明。佛髮青色，螺旋右縈，引長尺^[69]餘，卷可寸許。又西南古王妃寺，金剛浮圖高百餘尺。佛舍利升餘，每十五日夜放光繞盤，曉入塔中。城西南比羅婆絡^[70]山（云象堅也。）頂盤石上起塔，高百餘尺，舍利升餘。山北崑^[71]泉，是佛受山神飯已，漱口嚼楊枝因生，今爲茂林，寺號楊枝也。

又從龍池東行六百餘里，越雪山，度黑嶺，至北印度界。已前諸邑，並名胡國，至此方合中間道也。其地名曰濫波國。（北印度所攝地，入天竺婆羅門地。）其五印度之境，周帀五萬餘里，三垂大海，北背雪山，北廣南狹，如半月也。七十餘國，同一王命。濫波國者，在無熱池西，倚北胡活國東南，三垂黑嶺，北約雪山。都城周十餘里。寺十餘所，僧數亦少，多學大乘。天祠數十，異道特多。

東南百餘里，踰大嶺、大河至那伽^[72]羅曷國，（屬北印度，古花氏城。）廣六百餘里，長二百餘里，山周四境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多僧少。天祠五所，異道百人。城東二里有石塔，高三百尺，編石特起，雕鏤非常，此卽昔時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^[73]掩泥之地也，經劫猶存。無憂王重法，建此石塔以誌之。每於齋日，天輒雨花，

大衆集觀。西有佛寺，次南小塔，是掩泥處。王避大路，遂僻建立。城內大塔故基，舊有佛齒。別塔高三丈餘，云從空來，既非人工，實多靈異。城西南十餘里有塔，是佛自中印度陵空來降迹處。次東有塔，是昔值然燈佛買花處。城東南二十餘里小石嶺上塔，高三百餘尺。西南深澗，瀑布飛流懸崖。東岸石壁大洞穴，是龍王所居，門徑狹闇。昔佛於此化龍留影，煥若真形，至誠請者乃暫明現。窟外方石，有佛足跡，輪相發光。窟西北隅塔者，佛經行處，又側髮爪塔，又說蘊界塔。窟西大盤石上有濯袈裟紋。城東南三十餘里有鹽羅城，四周險固。中有重閣，上安佛頂骨，周尺二寸，其色黃白，髮孔分明。欲知善惡，香泥印之，隨心而現。有佛髑髏，狀如荷葉，色同頂骨。有佛眼睛，大如柰許，清白映徹。並七寶小塔盛前三迹，又以寶函盛而緘封。有佛大衣，細氎黃色，置寶函中，微有壞相。有佛錫杖，白鐵作環，栴檀爲筓，^[74]寶筒^[75]盛之。近王恃力，將入宮中，尋復故處。斯五聖迹，王令五淨行者執侍掌護。有須見者，稅一金錢，請印稅五。科寶乃重，觀禮彌繁。閣西北塔小而多靈，人以手觸，其上鈴^[76]震動。

自此東南山谷中行，五百餘里至健陀^[77]邏國，（北印度也。）廣千餘里，長八百里，東臨信度河。都城周四十餘里，少空荒^[78]。寺有千餘所^[79]。天祠百所，異道雜居。城內東北故基，是佛鉢寶臺，經數百年，今在波斯

王宮供養。城東南八九里，畢^[80]鉢羅樹高百餘尺，枝葉蒙密。昔四佛坐下見有坐像，傳云：“賢劫諸佛皆坐其下。”昔釋迦如來於此坐已，告阿難曰：“後迦膩色迦王集吾骨肉在此。”王後在南建塔，基周里半。金銅相輪二十五重，或云四十層者。舉高五百五十尺^[81]，有舍利一斛。初有化牧牛人林間造三尺小塔，王擲棄之，乃於大塔第二級下石基之側半現小塔，疾者歸愈^[82]。其大塔東面石陞上，昔有金色蟻，大如指，小如麥，相從齧石壁，紋如鏤，廁以金沙，作二加趺佛像，高四尺六寸^[83]。又於南面石陞畫佛丈六之形。昔有二貧人，各施一金錢，共畫一像，請現神變。像即現，胸以上分爲兩，身下合^[84]爲一。次南百餘步，白石佛像高一丈六尺^[85]，面北放光，夜出繞塔。賊欲盜物，像出迎之，賊退像還。大塔左右小塔數百，莊工極巧，香音兩異，仙聖旋繞。佛記“此^[86]大塔七燒七立，佛法方滅。”已燒至三，今現營構。西有故寺，並前王所立。諸大論師世親菩薩、如意論師、脇尊者等造《毗婆沙》處。寺東北五十餘里，渡大河，至布羯邏伐底城，周十四五里，東有四佛說法塔，無憂王建之，高數百尺，雕鏤希世。城北五里故寺東，塔高數百尺，即菩薩捨千眼處。東有石塔^[87]，高百餘尺，梵、釋初作，妙珍鑿^[88]飾，佛滅寶變，今爲石也。又西北行五十餘里塔者，是佛化鬼子母處。又北五十餘里塔者，是商莫迦菩薩（此云睽也。）被王射處。又東

南約二百里跋魯^[89]沙城北，東二十餘里彈多落迦（卽檀特也。）山嶺上塔，是蘇達拏（云善才也。）棲隱之所，婆羅門捶男女處，流血塗地，今^[90]諸草木皆同絳色。巖間石室，妃習定處。又西北行百餘里，越小山，至大山南，有一寺塔，僧學大乘，昔獨角大仙爲女亂處。沙城東北五十里大山，有大天^[91]祠。祠東南行百五十里，至烏鐸迦漢荼城，周二十餘里，南臨信度河。

從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里，至烏仗那國，（北印度之正國也。古謂烏長。）山谷相連，周五千里，昔輪王苑也。土宜鬱金香。夾蘇婆^[92]宰堵河。王城周十四五^[93]里。寺有一千四百所^[94]，僧有一萬八千，並大乘學，今多荒少。其習大乘，統文略義，經律傳訓有五部焉：一法密部，二化地部，三飲光部，四說一切有部，五大衆部。天祠十餘，異道雜居。王都瞿揭釐城，其東五里大塔，多瑞，是佛昔作忍仙爲羯利（此云闍諍。）王支解之處。城東北二百六十里，入大山，至阿波邏^[95]龍泉，卽前河源也。派流西南，春夏合^[96]凍，晨夕飛雪。佛昔化暴龍，金剛以杵擊崖，龍怖歸依，請佛放雨，乃許之，令人收糧，十二年一雨水災。又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石上，佛伏龍已，留迹示之，隨心長短。順流三十餘里，有佛濯衣石，袈裟紋如鏤。城南四百餘里醯羅山谷，尋水逆流東上，花果緣崖，或聞誼話音樂聲。方石相接，是佛昔闍半偈捨身處。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，有摩訶伐那寺，（此

云大林。)佛昔爲薩縛達羅^[97]王(卽一切施也。)失國避地、爲貧人故、令縛送處。寺西北下山四十餘里有寺,塔高百餘尺。側方石上,佛足迹相放光照寺、爲天說本生處。塔下有石,黃白津膩,是佛昔爲聞法析骨寫經處。又西七十里塔,是佛昔爲尸毗迦王(此云與也。)割身代鴿處。又西^[98]二百餘里珊尼羅闍川薩哀煞地(言蛇藥也。)寺,塔高八十尺,佛昔爲帝釋,身作大蟒僵死以施貧疫處。側有蘇摩塔是佛變爲蘇摩蛇、噉者病愈處。川北崖塔,病求多愈。又側有涌泉,佛昔爲孔雀王,觜啄而出、用救疾處。城西南七十里大河東,塔高六十尺,是喞坦羅摩那(言上軍也。)王所造,佛令以舍利與王分,在河濱立塔。王以白象負歸,象變爲石。城西五十餘里,度大河,有盧醯坦迦塔, (言赤也。)高五十餘尺,佛昔爲慈力王,刺血飲五藥叉處。城東北三十里遏部多(言奇特也。)石塔,高四十尺。佛爲人天說法,塔從地出現,卽存焉。^[99]又西度大河四十里,寺精舍有阿縛^[100]盧枳抵(云觀也。)伊^[101]濕伐羅(云自在^[102]。)菩薩像,(卽觀世音者。)感靈遠照。此西百五十里山嶺龍池,周三十餘里。王城東北踰山谷,逆上信度河,途路極險,乘絙^[103]棧梁,鎖杙躡陞,千有餘里,至達麗羅川,烏仗那舊所都也。大寺中有刻木梅坦麗耶(古云彌勒,唐言慈氏。)菩薩像,金色晃朗,高百餘尺,末田底迦(卽末田地。)阿羅漢所造,以通力^[104]引匠并覩史多(卽兜率也。)天,三返觀相,乃成其

好。自有此像，法方東流也。

東行越嶺^{〔105〕}，逆信度河，履險飛梁，五百餘里，度河，又東度縛芻河，登危，至鉢露羅國。周四千里，大雪山中，東西長。寺數百，僧數千，學師戒行多濫。其國非印度所統。多冰雪。其土出金如火色。^{〔106〕}北對婆羅犀羅大嶺。還從健馱邏國烏鐸迦城南度信度河，廣四里許，西南流，清澄如鏡。毒龍惡獸，窟穴其中。有持舍利寶花者，船多沉沒。

度河至坦叉始羅國，（北印度也。）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十餘里。寺多僧少，並大乘學。城西北七十餘里有伊羅鉢^{〔107〕}龍池，周百餘步。池東南三十里兩山間，塔高百餘尺，佛昔記慈氏興世，四大藏者，此地出一。故有振動，斯周百步，曾無一搖。有欲發者，地震人仆。城北十二里塔，於齋日常放神光，仙花天樂。近有癩者，於塔禮懺，除穢塗香，不久便愈，身又香潔。昔佛爲戰達羅鉢刺婆王（云月光也。）以頭施處，凡經千施，卽塔名月光也。城東南山塔，高十丈許，抉目王所治^{〔108〕}，育王爲造。

又東南越山谷，七百餘里至僧伽補羅國，（北印度也。）周三千五百里，西臨信度河。大城周十四五里。城東五十里有石塔，高二十餘丈，佛所遊處。池沼十餘，四色蓮花彌覆其內。從此南返至坦叉始羅國北界，度信度河，東行二百餘里，度大石門，是摩訶薩埵王子捨身飼^{〔109〕}虎處。東有寺，僧百餘。又南百五十里石塔者，

薩埵以竹自刺血啗獸處。地及草木，今猶絳色。次北石塔，高二十餘丈，放光開信，病歸多愈。又東五十餘里孤山有寺，塔高二百餘尺。僧徒二百人，並大乘學，佛昔化藥叉不食肉處。

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，至烏刺尸國，（北印度也。）周二千餘里，山阜相屬。都城周十八里。^{〔110〕}不信佛法，屬迦濕彌羅。有佛塔高二十餘丈，育王所造。有寺，僧少，學大乘教。

又東南登山乘鐵橋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，（北印度也，古曰罽賓。）周七千里，四面負山，雖有門徑，狹而劣通。城西臨大河，長十三里，廣四里許。寺百餘，僧五千餘人。土出龍種馬、鬱金、火珠。有四浮圖各有舍利一升餘，佛滅後第四百年，脇尊者年八十方出家，證無學，將五百羅漢來此，造十萬頌《鄔波弟鐸論》，^{〔111〕}（即《優婆提舍論》。^{〔112〕}）釋《素咀纜藏》；（《修多羅藏》異名也。）次造十萬頌《毗柰耶毗婆沙論》；次造十萬頌《阿毗達磨論》；凡六百六十萬言，備釋三藏。新城東南十餘里，故城北大山陽寺塔，僧徒三百人。佛牙長寸半，色黃白，齋^{〔113〕}日便放光。又南十五里有觀自在菩薩立像，有願見者斷食便覩。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商林寺。城西百五十里大河，北接山，有寺，僧百餘人。

從此西南越山行七百餘里至半笈蹉國，（北印度，屬罽賓。）周二千餘里。寺有五所。多山川。

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閼補羅國，（非正北印度，乃荒服國也。）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周十餘里。寺十所，僧甚少。天祠一所，外道甚多。自濫波達此，形體鄙薄，非印度之正境也。從此下山東南而行，並是大川，迴^{〔114〕}遠無畔，唯以河國而分界部。雖有小山，並是孤住。自此以北，通連雪山，東^{〔115〕}達神州涼部以南諸雪山也。案此山亦即瞻部之巨鎮地者也。^{〔116〕}

於此城東南下山^{〔117〕}度水，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，（北印度也。）周萬餘里，東據毗播奢河，西臨信度河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俗少信佛，多事天神。寺有十餘，天祠數百。城西南十五里奢羯羅故城，寺塔高二十餘丈，昔四佛說法經行處。又西北六里許，塔高二十餘丈，亦四佛說法處。新都城東北十^{〔118〕}餘里，石塔高二十餘丈，多有舍利，齋日放光。

東行五百餘里至^{〔119〕}至那僕底國，（北印度。）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寺十，天祠八。城東南五百餘里至闍林寺，周二十餘里。佛舍利塔數百千區并石室等。僧有三百人，小乘說有部也。德行清高，小學之博。賢劫千佛並此說法。釋迦滅後第三百年，迦多衍那（迦梅延也。）於此造《發智論》。寺塔高二十餘丈，有四佛行坐迹處。

從此東行百五十里至闍爛達那^{〔120〕}國，（北印度也。）東西千餘里，南北六^{〔121〕}百里。都城周十餘里。寺有

五十，僧^[122]二千餘人，大小專門。天祠三所，外道五百人。

東北越山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羅^[123]國，（北印度也。）山周四境。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寺二十餘，僧千餘人，多大乘學。天祠十五，異道雜居。出火珠、雨石^[124]。俗癯且燠。城內有塔，記佛曾遊於此說法。

自斯北行近二千里，山路危險，至洛護羅國。（北印度也。）

又北山行二千餘里，雪寒更甚，達秣邏娑國。（又名三波訶，非印度攝。）

又從屈^[125]露羅^[126]南行七百餘里，越山濟河，至設多圖盧國，（北印度也。）周二千餘里，西臨大河。都城十七八里。佛法大盛。城內外寺十所，僧亦少耳。城東三里塔，高二十餘丈，育王所造，傍有四佛行坐迹。

自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狸^[127]夜旦羅國（人^[128]中印度也。），周三千里。都城周十五里。寺有八所，僧亦少耳。俗信外道，天祠十所，異道千餘。土有稻種，六十日收。

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^[129]羅國，（中印度也，古云摩偷羅。）周五十餘里。都城二十餘里。寺二十餘，僧二千餘人，大小兼學。天祠五所，異道雜居。土植菴沒羅果，小者生青熟黃，大者始終青色。城中三塔，四佛遺迹甚多，及舍利子、沒特伽羅子（謂目犍^[130]連也。）滿慈子、（富

樓^[131]那也。)優婆釐、(優波離也。)阿難陀、羅怛羅、曼殊室利等諸塔。每三長月六時^[132]，諸僧尼集，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弗塔，習定衆供目犍連塔，誦經衆供滿慈塔，毗柰耶衆供優波釐塔，尼衆供阿難塔，未具衆供羅怛塔，大乘衆供諸菩薩塔。尋斯諸塔，不必遺身，但立像設供，用呈心造，如羅怛、文殊未取滅度，則可知矣^[133]。城東六里有山崖寺，是尊者烏^[134]波鞠多(云近護也。)之所造也。有佛指爪塔。寺北石巖室，高二丈，廣三丈，細簍四寸填之。近護導夫妻俱證羅漢者送一簍，乖此不在室記。又室東南二十餘里大澗池側有塔，佛曾遊此，有獼猴持蜜施佛，佛令水和遍衆同飲。猴喜墮坑而死，便生天中。池北林中四佛經行處，大有遺迹。

又東北五百餘里，至薩陀^[135]泥濕伐羅國，(中印度也。)周七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有三所，僧七百人，皆小乘者。天祠百餘，異道甚多。城西北四里塔，高二十餘丈，舍利一升，時放大光。城南百餘里至佛寺。

又東北四百餘里至窣祿勒那^[136]國，(中印度也。)周六千餘里，少荒。東境臨殑伽河，(卽古恆河。)北接大山，城東南閼牟那河從國西北山中出，中境而流。都城周二十餘里，東臨閼牟河。寺有五所，僧千餘人，多小乘學。天祠百餘，異道甚多。河西大寺東門外塔，佛曾於此說法度人。其側有佛髮爪塔。閼牟河東八百餘里至

菟伽源，廣三四里，東南入海，廣十餘里，水色滄浪，味甘砂細，隨水而流，俗謂福水。有沐除罪，或有輕命自沉，云生天受樂。有僧伽羅國提婆菩薩化外道受正法處。

度河東至秣底補羅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不信佛而敬天。寺有十餘，僧八百人，多小乘者。天祠五千餘，異道雜住。國西北境菟伽東岸摩裕羅城，周二十餘里，出鍮石、水精。城側臨大河，有大天祠，多有威靈。有池，編石爲岸，引河爲浦，五印度以爲菟伽河門，生福滅罪處，常有百千人澡濯。

從摩裕北行三百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，（北印度。）周四千餘里，山周四境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五，僧少。天祠有十，異道雜住。國北大雪山有蘇伐剌拏瞿咄羅國，（言金氏也。）出上黃金。東西地長，卽東女國，非印度攝，又卽名大羊同國，東接土蕃，西接三波訶，北接于闐。其國世以女爲王，夫亦爲王，不知國政。男夫征伐種田而已。

又從秣^[137]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十四五里。寺二所，僧百餘人，而習小乘。天祠三十餘，異道雜住，城固險峻。其側古寺，塔高二十餘丈，佛曾於此一月說法。有髮爪二塔，各高丈餘，旁有四佛坐迹。

又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聖醯^[138]掣咄邏國，（中印度。）

周三千餘里。都城周十七八里。寺十餘所，僧有千餘，習小乘正量部。天祠有九，外道三百餘人。城依險固，其外池側，佛爲龍說法七日處立塔。側有四佛行坐迹，立塔表之。又南二百七十里度菟伽河，西南至毗羅刪拏國，(中印度。)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十餘里。信外道，少敬佛法。寺三所，僧徒三百人，皆大乘學。天祠五所。城中寺塔高十餘丈。佛曾於此七日說蘊界法，四佛行坐遺迹尚存。

於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，(中印度，古僧伽舍也。)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有四所，僧千餘人。天祠十所，同事大自在天，皆作天像。其狀人根形甚長偉，俗人不以爲惡，謂諸衆生從天根生也。城東二十餘里大寺中，僧數百人，淨人數萬頭^[139]，皆宅寺側。大垣內有天帝造三寶階，中階黃金，左以水精，右用白銀，南北而列，東西下地，是佛從逝多林(即祇陀林)昇天^[140]善法堂爲母三月說法下降處。百年前階尚在，今並沒盡。後王倣之，猶高七十餘尺。上起精舍，側有石柱，光潤映現，隨其罪福，影出柱中，育王所造。階側浮圖，四佛行坐迹也。佛澡浴處，立塔其所，有佛入定^[140]精舍。又其側佛經行石基，長五十步，高七尺，足所履處，皆蓮花文。基左右小塔，梵王所造。次前是蓮花尼化爲輪王先見佛處。佛告尼曰：“非汝先也。”有蘇部底(須菩提也。)宴坐石室，知諸法空，見吾法身。次

東南池有龍居焉，恒護聖迹，不可輕犯。

從此西北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，（中印度，曲女城也。）周四千餘里。都城西近菟伽河，長二十餘里，廣四五里。邪正相半。寺百餘，僧徒盈萬，大小兼學。天祠二百餘所，異道數千人。卽統五印度之都王也，号尸羅迭多，^{〔142〕}（言戒日也。）吠奢姓。初欲登位，菟伽岸有觀自在像，乃請之。告曰：“汝本此林蘭若比丘。金耳月王卽滅佛法，王當重興，愍物在懷，方王^{〔143〕}五境。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號也！”王乃共童子王平^{〔144〕}殄外道月王徒衆。又約嚴令：有噉肉者當截舌，殺生當斬手。乃與寡妹共知國事。於菟伽側建千浮圖，各高百餘尺。城邑、鄉聚、達巷、交衢，立精舍儲食，止醫藥，惠羈貧。聖迹之所，皆爲立寺。二十年來，五年一會，傾及府藏，拯濟羣有。唯留兵器，用備不虞。初作會日，集諸國僧，三七日中，四事供養，令相論議。若戒行貞固，道德優洽者，昇師子座，王便受戒。清淨無學，示有崇仰。穢行彰露者，驅出國界。諸有王臣植福無怠者，携手同坐。異此不顧。王巡省方俗，不常其居。行必四兵導引嚴設，汎舟乘象，擊鼓吹螺。象軍八萬，以威四遠。唯雨^{〔145〕}三月，不外遊行。宮中每日飯諸沙門，僧有千人，婆羅門五百。日分三時，一時理務，兩時營福。又絕血食，日例一頓。於河西寺東起寶臺，高百餘尺，中有等身金像。次南起寶壇，浴佛像處。於此東北

十五里許，別築行宮。從寺至宮，夾道爲閣，窮諸彫飾，樂伎不移，迎奏而已。又以三尺隱起金像載以大象，寶幔^[146]其上。王爲帝釋像，執寶蓋左侍。有迦摩縷波國拘摩羅王（言童子也。）作梵王像，執拂右侍。各五百象軍，被鎧同衛。前後各百大象，樂人於上鼓奏音聲。戒日王又以真珠雜寶金銀諸花，隨出四散，供養三寶。其五印度尼寺希少，縱有尼者，與僧同門，食亦同處，無虧戒約。然童子王，刹帝利姓，語使人李義表曰：“上世相承，四千年先人神聖從漢地飛來，王於此土。”城西北塔，育王^[147]所造，昔佛於此七日說法。其側有髮爪塔，四佛行坐迹。又南臨菟伽河三寺，同垣異門，佛像嚴麗。佛牙長寸半，光色變改，寶函盛之。遠近瞻者日有百千。守者煩撓，重稅金寶，而樂禮者不辭重貨。齋日便出置高坐上，散花雖積，牙函不沒。寺僧清肅，淨人數千戶。寺前左右精舍，高百餘尺，石基甃室中像^[148]寶莊，或純金銀。次東南大精舍，石基甃室，高二十餘丈，是佛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處^[149]。又有四佛行坐迹，在城東南六七里菟伽南岸上。城東南百餘里有納縛提婆^[150]城，據菟伽河東岸。三寺同垣異門，周二十餘里。次前二百餘步，塔高二十餘丈。^[151]佛曾七日說法處。中有舍利，時放光明。其側四佛行坐迹。寺北四里臨菟伽岸塔高二十餘丈，佛曾七日說法，五百餓鬼解悟生天。其側又有髮爪塔，次側又有四佛行坐迹。

又東南行六百餘里，度菟伽河，南至阿輸陀〔152〕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有百餘，僧三千餘人，大小兼學。天祠有十，異道少耳。城中故寺，是伐蘇畔度菩薩（言世親也。）數十年中作大小乘論處。城北五里菟伽岸大寺中，塔高二十餘丈，佛爲天人三月於此說法。側有佛塔，四佛行坐迹。寺西五里有佛髮爪塔，城西南五里大菴沒羅林中故寺，是阿僧伽菩薩（云無著也。）夜昇天宮於慈氏所受《瑜伽》、《莊嚴》大乘經論及《中邊》等，晝爲衆說。林西北百餘步，佛髮爪塔。

自此東行三百餘里度菟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二千五百里。都城臨河，周二十里。寺五所，僧千餘人，習學小乘。天祠十所，異道雜居。城東南臨菟伽塔，高二十餘丈，佛曾三月說法處。有髮爪青石塔，有四佛行坐迹。

又東南行七百餘里，度菟伽河南閼牟那北，至鉢羅伽耶〔153〕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五千餘里。都城據兩河交，周二十餘里。寺二所，僧少。天祠數百，異道特多。城西南臨閼牟河曲，二三百里，東北流合間，有瞻博迦花林中塔，高十餘丈，佛曾於此降外道處。有髮爪塔，經行迹。又有提波菩薩作《廣百論》處。城中天祠，堂前大樹，枝葉蒙密，食人鬼依之，左右遺骸爲藿。人至祠中，無不輕命，上樹投下，爲鬼所誘。城東兩河間，交廣十

餘里，土地平塏，細沙彌布。古今王豪諸有捨施，莫不止焉，號大施場。戒日大王亦修此業。場東合流口，日數百人自溺而死，彼俗名爲生天所也。有欲行法，七日於此絕粒，自沉中流。遠近相趣，乃至山獼野鹿，羣遊水濱，絕食沉水。當戒日王行施之時，有二獼猴，雌爲狗煞，雄者負屍擲此河中。其^[154]又自餓，累日而死。

自此西南大林野，行五百餘里至憍僂彌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六千里，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寺十餘，僧三百餘人。天祠五十，外道衆多。城內故宮大精舍，高六十餘尺，刻檀佛像上懸石蓋，卽鄔陀衍那王（古優陀延也，唐云出愛。）之所造也，靈光間起。諸王以力欲舉，終莫之移。昔佛爲母上天說法，王請目連神力接工就天摸相，及佛下天，像便起迎。佛慰喻曰：“方爲佛事。”舍東百餘步，四佛行坐迹。佛浴室井，今猶充汲。城內東南隅，具史羅長者宅。有佛精舍、髮爪塔。其大塔側又有四佛行坐迹。城西九里石窟，佛曾遊此伏毒龍也。側有大塔，高二十餘丈。旁有佛經行迹及髮爪塔，病求多愈。釋迦遺法，滅在此國，貴賤入境，自然感傷。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，度菟伽北岸，至迦奢布羅城，周十里許，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。塔高二十餘丈，佛曾於此六月說法，有經行迹及髮爪塔。

自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^[155]迦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周十七^[156]里。寺二十，僧三千人。天

祠五十，外道巨多。城南道左有^[157]寺，塔高二十餘丈，佛曾於此六年說法。側有奇樹，高七十^[158]尺，春冬不改，是佛齒木棄^[159]而茂生。諸邪見者競來殘伐，尋生如故。側有四佛行坐迹，并髮爪塔，基角相連，林池交影^[160]。

自此東北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，（中印度，即舍衛也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荒毀，故基周二十餘里。寺數百所^[161]，僧徒少。天祠百餘，外道甚衆。荒城故殿東基上小塔，是鉢羅犀^[162]那恃多王（古云波斯匿，唐言勝軍也。）爲佛造堂處。次側故基上塔，是王爲佛姨母鉢羅闍鉢底（古云波闍波提，此云生主。）比丘尼造精舍處。次東塔是蘇達多（云善施也。）之故宅也。側有大塔，是鴛婁利摩羅（言指鬘也。）捨邪處也。城南六里許逝多林，是給孤園太子所造寺也，今荒廢，尚有石柱，高七十餘尺，育王造之，甌室一存^[163]，餘並湮沒。室中有爲母說法金像。東北有佛洗病僧塔。西北有目連舉身子^[164]衣塔。不遠井塔^[165]，佛所汲用。又舍利弗與佛經行道、說法處，並有表塔，靈樂^[166]異香，常降其所。又外道殺女以謗佛處，立塔表之。寺東百步大坑，是調達欲毒害佛生陷^[167]處。南有大坑，是瞿伽離^[168]比丘毀佛生陷處。又南八百步大深坑，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佛生陷處。此三坑皆洞達無底，洪雨大注，終無停偃。寺東七十步精舍，名曰影覆，高六十尺，中有東面坐像與外道

論處。次東天祠，量同精舍，初日影西，不蔽佛舍，晚日蔭東，遂覆天祠。又東四里大涸池，是毗盧擇迦王^[169]（舊云留離^[170]也。）陷入地處，後人立塔記之。又有身子初造寺時與外道較^[171]處，亦立塔記。寺西北四里有得眼林，中有佛經行迹塔，其緣勝軍王抉五百賊眼，聞佛慈力，一時平復，捨杖遂生眼根^[172]。城西北六十里故城，是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處。其北有塔，卽此佛全身舍利之所，育王造塔^[173]表之。

又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罕堵國（中印度，古云迦毗羅^[174]也。）周四千餘里。空城十數，並無人住。宮城周十五里許，以輓成之。故寺千餘，宮城一寺，僧三十餘。天祠二所，外道雜住。城內正殿基上精舍，中作王像。其側是摩訶摩雅（言大術也。）夫人寢殿，基上精舍作夫人像。其側精舍中作菩薩像，神降之相，彼執不同。上座部云：“當唐國五月十五日。”諸部又云：“當此五月八日。”此蓋聞見之異耳。其側有仙相塔。城南有塔，是太子挽力、擲象越城、墮地爲大坑處。側有精舍，作太子像及受業像。其傍精舍，是妃寢處，作耶輸陀羅并羅怛羅像。別本云：“太子初夜開城北門出去。”又城東南隅精舍，中作太子乘白馬乘^[175]空踰城處。四城門各有精舍，作老、病、死、沙門像。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^[176]，佛得道與天人說法之所。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，是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。城東南塔，

卽此佛遺身也，無憂王於前建石柱，高三丈餘。又東北三十餘里故城中塔，是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。城東北塔，卽此佛遺身也，無憂王爲建石柱，銘記之，高二丈餘。城東北四十餘里有太子坐樹下塔。大城西北數百千塔，是誅釋子塔。有四釋子拒軍，城人不受，被放出境，一爲烏仗王，二爲梵衍等王，至今不絕。城南尼拘律樹塔，是佛初來見父王處。城南門外塔，是搥射處。東南三十餘里，是太子射矢沒地，因涌泉流，俗傳箭泉，病飲多愈，或持泥傅額，隨苦皆愈。又東北九十里臘伐尼林，釋種浴池，花木相映。其北二十五步無憂花樹，今已枯悴，佛誕處也。有說云：“當此三月八日者。”上座部云：“當此三月十五日者。”次東有塔，二龍浴太子處。是日生已，不扶而行，四方各七步，所蹈之處出大蓮花。既右脇生，天帝衣接，四王捧之，置金几上。几^[177]施四塔，并立石柱表之。旁有小河，東南而流，俗號油河，是太子產已，天化此池^[178]，光潤令沐，以除風虛，今^[179]變水河，尚膩如油。

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荒林中，至藍摩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多空城。東南佛塔，減百尺，昔初八分之一舍利也，靈光時起。側有清池，龍變爲蛇，出繞其塔。野象採花以散之。無憂王欲開，龍護不許。又東大林百餘里大塔，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末尼珠付闍鐸迦還父王處。又東有瞻部樹，枯株尚存。有小塔，是太子以餘衣易鹿皮處。

其側塔者，剃髮處，年目^[180]不定，或云十九、二十九者。又東南野行百九十里尼拘陀林^[181]，塔高三丈餘。昔人於佛焚地，收餘灰炭，於此起塔，病者祈愈。有四佛行坐迹。塔高百餘尺，左右數百小塔。

又東北大林路險，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羅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城頽荒，人物少也。城^[182]內東北角塔，是淮陀^[183]故宅。其井猶美，營供所穿。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，此云有金也。近西岸娑羅林，兩林間相去數十步，中有四樹特高大。輒精舍中作佛涅槃像，北首而卧。旁塔高二百餘尺，前有石柱，記佛滅相。有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，說有部云：“當此九月八日。”諸部異議，云至今貞觀二十年，則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。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。或云千三百年，或千五百餘年，或云始過九百，未千年者。精舍側有佛昔爲雉王救火及鹿救生，各立一塔。次西塔者，是蘇跋陀羅（言善賢也。）滅證處。次有一塔，是執金剛神躡地處。次側一塔，是停棺七日處。次側一塔，是阿泥樓^[184]陀上天告母降來哭佛處。城北度尼連禪那河三百步塔者，是佛涅槃般那（言焚燒也。）處也。地今黃黑，土雜灰^[185]炭，有祈感者，咸獲舍利。次側一塔，佛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。次又一塔，前立石柱，刻記八^[186]國分舍利事。此西南行一百餘里至大邑，又大林，行五百餘里至婆^[187]羅疵（女八反^[188]。）廝國（中印度，古波羅奈也。）周四千餘里。

都城西臨殑伽河，長減二十里，廣六里許。人居盛滿，多信外道。寺三十餘，僧三千餘，並小乘正量部。天祠百餘，外道萬餘，多事大自在天根^[189]也。大城中天祠二十所，天根高百餘尺。城東北婆羅痾斯河西塔，育王造，高十餘丈，前立石柱，碧蘚^[180]現佛。河東北十餘里，鹿野寺也，區界八方，連垣同堵，層軒重閣，僧徒一千五百人，並小乘正量部。有佛精舍^[191]高二十餘丈，輓龕四合，節級百數，皆隱起金像、鍮石佛等。次西南塔高百餘尺，前有石柱，高七十餘尺，洞澈清淨，誠感像現，隨其善惡，卽成道已初轉法輪處。其側三塔，卽昔三佛行坐處。傍有^[192]諸塔，五百獨覺入滅處。又側一塔，慈氏菩薩受記處。又西一塔，是佛過去爲護明菩薩於^[193]迦葉波佛所^[194]授記^[195]成佛^[196]處。次南四佛經行處，長五^[197]十步，高七尺，青石積成，上作釋迦經行像。像形特異，肉髻上髻髮頭抽出，神而有徵。寺迹極多，精舍、浮圖乃數百事，不可具也。寺西清池，周二百步，佛嘗盥浴。次西小池，佛嘗滌器。次北小池，佛嘗浣衣。三池龍止，味甘且淨。有慢觸者，金毗羅獸卽而害之。側有方石，上有佛袈裟文迹，外道兇人有輕蹈者，池龍輒興風雨。側有浮圖，佛曾作六牙象王，見獵者法衣故拔牙與處。側又一塔，佛昔爲鳥^[198]與獼猴、象相問誰大處。又大林中塔，佛與調達昔爲鹿王，佛代孕鹿命處，鹿野之號因而生焉。寺西南三里大

塔，高三十餘丈，基峙壯麗。側又一塔，是五人迎佛處。大林東三里塔者，佛昔爲兔與諸獸聚，自知形小，燒身饋之，因感天帝下贊，故使月輪有兔像現。

寺東順旃伽河三百餘里，東至戰主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二千餘里。都城臨旃伽河〔199〕，周十餘里。人盛滿。寺十所，僧減千人，並小乘。天祠二十所，異道雜居。城西北寺塔，佛舍利一〔200〕升。昔佛於此七日說法並四佛行坐迹。有慈氏菩薩像，形小而威德大。

城東北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〔201〕拏寺，（云不穿耳。）因緣北方僧也。寺東南度旃伽河百餘里，至大邑。河北岸那羅延天祠，重閣甚麗。又東南〔202〕三十餘里有降鬼塔，半已陷地。前建石柱，高二丈餘，卽佛爲噉人鬼說法處，鬼置石坐千〔203〕數，茂林清池。不遠數寺，皆有僧住，學大乘者。又東南度河百餘里塔者，卽分舍利瓶及餘舍利也，每齋日放光。

又東北度旃伽河，百五十里至吠舍釐國，（中印度，古云毗舍離。）周五千餘里。邪正兼半。寺數百，現存五三，僧少耳。天祠數十，露形多矣。城已頽毀，故基周七十許里。宮城周五里許，少人居住。宮城西北六里寺塔，是說《淨名》處。又東身子證果塔。又東大塔，是王得一分，舍利一斛許，無憂王取九斗〔204〕均造餘塔。後更有王欲開，地震遂止。西北有塔，石柱高六丈。次南獼猴爲佛穿池，池西羣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。池南，猴奉

蜜處，各有塔記。寺東北四里許塔，是淨名故宅基，尚多靈神。其舍壘甃，傳云積石，即說法現疾處也。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，止有一丈，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。并長者寶積宅、菴羅女宅、佛姨母入滅處，皆立表記。寺北四里塔，佛將往拘尸城，天人送泣處。次復一塔，是佛最後觀城邑處。次南是菴羅女以園施佛處。其側一塔，是佛三告阿難住壽涅槃處。又側一塔，是千子見父母處，即賢劫千佛也。東故^[205]重閣講堂基塔，時放光明，是佛說《普門經》處。城西北六十里大塔，是佛別栗咄婆子處。大城西北減二百里故城塔，佛說本生曾於此爲大天輪王事。國城東南十五里大塔，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。又南減百里大寺，層臺重起，僧學大乘，四佛行坐迹。側又一塔，是佛南趣摩揭陀北顧吠舍釐城中息迹處。寺東三十里菴伽河南北岸各一塔，是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。

從北岸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，（北印度也，人謂三伐恃。）周四千餘里，東西長。寺十餘，僧減千人，大小通學。天祠數十，外道衆矣。故宮城中有三千家。菴伽東北岸塔，高二丈餘，南望長流，佛度五百漁人處。由捕得大魚十八頭，頭各两眼也。又東北百餘里故城西，塔高百餘尺，佛嘗六月說法度人。又北百五十里佛髮爪塔。

又西北千五百里入山谷，至尼波羅國，（北^[206]印

度。)周四千餘里，在雪山中。都城二十餘里。雜信，寺及天寺極多，僧二千餘人，大小兼學。王純信佛。城內有閣，高二百餘尺，周八十步，上容萬人。面別三疊，疊別七層。徘徊四廈，刻以奇異，珍寶飾之。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，東一里許有阿耆波沱水，周二十步，旱澇湛然，不流常沸。家火投之，遍池火起，煙焰數尺。以水洒〔207〕火，火更增熾。碎土以投，亦即然盡，無問〔208〕投者，並成灰燼。架釜水上，煮食立熟。云〔209〕此水中先有金匱〔210〕，前有國王將人取之，匱已出泥，人象挽之不動。夜神告曰：“此是慈氏佛冠〔211〕，下生擬著，不可得也。火龍所護。”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。寺居重疊，狀若雲霞。松竹魚龍，隨人馴附，就人取食，犯者滅門。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。今屬吐蕃。又從吠舍南百五十里度殑伽河，至摩揭陀國，即常所謂摩竭提王舍城也。

校勘記

〔1〕且，「支」本作具。

〔2〕東道，按循下文所述路程，乃由河州入吐蕃至印度之道。自中國西部往印度次大陸，從東向西，不應有所謂“東道”。史籍言通西域者三道，為北、中、南道，雖取逕有不同，而方位無變。若自吐蕃方面言之，固可稱為東道，然與此下北、中二道文例不侔，亦難圓其說。故據地圖言之，此東字當作南為合。

〔3〕漫，「支」本作曼。

〔4〕戌，原本譌作戍，今正。

〔5〕隋，原本作隨，〈支〉本作隋。按楊堅襲封隨國公，其後卽帝位，隨字去辵，改國號爲隋，見〈廣韻·支韻〉及通鑑卷一七七胡〈注〉。名從主人，今據改。

〔6〕敢國不見於舊籍。足立喜六〈唐代的吐蕃道〉云：“敢國(Kan)是在拉薩西北，相當於Tagri湖的挂楚密(Kua-chu-mi)，普通稱作 Kan-sa。”(載〈大唐西域記的研究·後編〉)

〔7〕坦，原本作咀，形之訛。〈支〉本作坦，〈音釋〉同，音“下達反”，是也，今從改。

〔8〕法，〈支〉本作去。足立喜六云：“坦倉法(Tan-tsang-fa)是 Tala-Labran 之訛略。……其地爲吐蕃與尼波羅邊界有名之關。”

〔9〕足立喜六云：“末上加是 Marsyangdi 的音讀。撒罷、三埧、三鼻，藏語是橋的意思。末上加三鼻關，可理解爲 Marsyangdi 河上游有橋、又有關門。”

〔10〕北印度，按後文尼波羅國下亦作“北印度”，但〈西域記〉作“中印度”。此自吐蕃與尼波羅交界言之，故稱“北”，玄奘自五天竺言之，則稱“中”，實一。

〔11〕足立喜六云：“疑(正文)四十餘日謂拉薩至尼波羅國的行程，而(注文)九千餘里則爲長安至尼波羅的行程。”

〔12〕北，原本訛作比，從〈支〉本改。

〔13〕沮沫，〈支〉本作坦末，坦字誤。〈漢書·西域傳〉作且末，〈西域記〉作沮末。

〔14〕旦，〈支〉本作咀，乃坦之訛，坦、旦音近通用。〈西域記〉、〈慈恩傳〉並作旦。

〔15〕彼土自謂于遁國也，〈西域記〉、〈慈恩傳〉並作“匈奴謂之于遁”。

〔16〕埴，原本作阜，〈支〉本作埴。慧琳〈音義〉作埴，云“正作自，〈志〉

文作埴，亦通也。”按埴、自、埴並同堆字，阜字不合，今從《音義》改。《西域記》作堆阜二字。

[17] 西，原本作面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8] 絃，《西域記》作夾，通用。

[19] 器，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八作箭。

[20] 餽，《法苑珠林》作稜。

[21] 漢，原本無此字，《法苑珠林》有之。按《西域記》云：“諸羅漢於此寂滅者衆，是故多有窣堵波也。”窣堵波即塔，則作羅漢爲是，今據補。又立多二字疑互倒。

[22] 泉流，《法苑珠林》作林澗二字。

[23] 數萬，《西域記》作萬餘。

[24] 槌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椎，同。

[25] 我師迦葉波也，《法苑珠林》作“我師迦葉波佛在耶答曰無”，接下句，無句尾“耶”字，語氣較爲明白。

[26] 暨，慧琳《音義》作暨，云：“正字從石殿聲。《志》作暨，亦通。”

[27] 五，《西域記》作二。

[28] 狹，原本無此字，《支》本有之。按《西域記》云“狹隘之處不踰十里”，則當有狹字，今據補。

[29] 羅，《西域記》作那，二字同聲通用，下同。

[30] 雌，《支》本作雄。按《西域記》作雌，同此本。

[31] 鐵悉，《西域記》作悉鐵。按上文作“達摩悉帝”，無鐵字，蓋省文。

[32] 護，《西域記》作護。

[33] 曷，《西域記》作喝。

[34] 狹，原本誤作峽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35] 式，《西域記》作試。

[36] 侍，《慈恩傳》作氏。

[37] 早,《西域記》作漕。

[38] 穉,原本作扭,《支》本作耑,《西域記》作穉。慧琳《音義》作耑,音苗。按此山亦見《西域記》迦畢試國下,作穉那咽羅,穉字下云“土句反”,據音則穉字爲是。此文《音釋》雖作扭字,但音“助于反”,與穉音合。穉字或書作扭(唐人寫經芻常作孟,莠常作莖),訛爲扭。又或書作穉(穉),訛爲耑,《支》本及《音義》衍其誤耳。《音義》“音苗”之苗字當亦莖(莠)之誤。今從《記》改正。

[39] 宜禾都尉治所,按漢宜禾都尉治所在伊吾(今新疆哈密),位於高昌(在今新疆吐魯番附近)之東。《新唐書·西域傳》高昌下云:“漢車師前王廷也,田地城戍已校尉所治也。”此或出於道宣誤記。

[40] 服制,《支》本作制服。

[41] 丘慈,《西域記》作龜茲,讀音同。

[42] 今,原本及《支》本誤作令,從《西域記》改。

[43] 六,原本及《支》本並作十。《西域記》作“國大都城周五六里”。按此國疆域不廣,都城決無五十里之理,今據《記》改。

[44] 素葉河,《支》本無素字。按下文亦作葉河。《西域記》赭時國條作“葉河”,敦煌甲本作葉葉河。

[45] 怖,原本作怵,《支》本作悚,並非。今從《西域記》作怖,與敷世反音合。《音釋》作怵,形近而誤。

[46] 覩,《西域記》作堵。

[47] 行,原本及《支》本作應,《西域記》作行。依上下各文例之,行字爲是,今據改。應乃音近而誤。

[48] 末,《西域記》作秣。按下文亦作秣,二字音同通用。

[49] 咀,原本及《支》本作咀,從《西域記》改。

[50] 捕喝,原本及《支》本喝作捍。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捕喝。按《新唐書·西域傳》云:“安者,又曰捕喝。”亦作喝,今從改。

[51] 佉,《支》本無佉字。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伽。

[52] 安居，《法苑珠林》此下有“坐至春分”四字，《西域記》此下有“三月十五日解安居”八字，文義更明。

[53] 《支》本無所字。

[54] 忽，《支》本作忿。《西域記》作忽，同此。

[55] 朔，《支》本作用。按《廣韻》虞韻羊朱切下有愉字，與用俱反音合。但《西域記》亦作朔，疑古又有朔俱切一音也。

[56] 長，《支》本作從，卽縱字。

[57] 忽憐，原本作拂琳，《音釋》同。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作忽憐。按忽憐國，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作昏磨城(Khulum)，在今阿富汗境內。拂琳與拂菻(Farang)字相似，《西域記》作拂憐國(見該書卷十一波刺斯條)，地區懸殊。忽憐與拂菻音雖相近，不能淆一。今改正。下同。

[58] 詔，《西域記》作謂，《法苑珠林》作號。按《廣韻》勁韻彌正切下有詔字，云：“詔目。或單作名。”義可通。

[59] 三，《支》本作二。《西域記》作三，同此。

[60] 瑩，《西域記》作營。按慧琳《音義》作瑩，云：“亦作瑩”。瑩有飾義，此處較營爲長。

[61] 斗，《支》本作升。《西域記》作斗，同此。

[62] 開元，按此二字費解，疑是開示之誤，示形訛爲元。開示爲佛教常用詞，卽開悟之意。《法華經·方便品》云：“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物知見，使得清淨故，出現於世。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，出現於世。”

[63] 佛以，原本作“又有佛”三字，《法苑珠林》同。《支》本作“佛以”二字，與《西域記》所述相合，義較長，今據刪補。

[64] 阿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河，非。從《西域記》改。

[65] 阿，原本訛作河，據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66] 素，《支》本作塑字。按塑乃塿之或字。本字作塿，假借作素。《西域記》作卧像，無塿字。

[67] 逐，《支》本作遂，《西域記》作逐，同此。

- [68] 古，《西域記》作舊。下“古王妃”之古字亦作舊。
- [69] 尺，原本訛作天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- [70] 婆絡，《西域記》作娑洛，但敦煌甲本娑作婆，同此。
- [71] 崑，《支》本作岳，《西域記》作巖，並同。
- [72] 伽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揭。
- [73] 布髮，原本作髮布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- [74] 筇，《慈恩傳》作莖。《音釋》云：“筇，柄也。”莖亦義近。
- [75] 筍，《西域記》作筇。《法苑珠林》作銅，音之訛，然可證《志》與《記》字本不同。
- [76] 其上鈴，《法苑珠林》作“基上塔鈴”四字。
- [77] 陀，《西域記》作馱。按下文亦作馱，譯文無定字，音近可相通。
- [78] 少空荒，《西域記》作“邑里空荒，居人稀少”。此少字上疑脫人字。
- [79] 千餘所，《支》本千作十，無所字。《西域記》千餘所，同此本。
- [80] 畢，《支》本作卑。按畢、卑同聲，譯音通同。
- [81] 舉高五百五十尺，按《西域記》云：“層基五級，高一百五十尺”，《慈恩傳》云：“基周一里半，高一百五十尺”，與此不同。疑“五百”之“五”涉下文五字而誤衍，否則當作“一百”。
- [82] 疾者歸愈，按此文嫌晦。《西域記》云：“至誠歸命，多蒙瘳差。”歸愈即歸命而愈，疑文有脫字。
- [83] 二加趺佛像高四尺六寸，按《西域記》作“一高四尺，一高六尺”，與此異。
- [84] 下合，原本作合下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- [85] 六尺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並作八尺。
- [86] 此，原本訛作比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- [87] 石塔，據《西域記》石塔上當有“二”字，始與下文“梵、釋初作”語相應，此疑脫。

- [88] 瑩，《西域記》作瑩，同，說見前。
- [89] 魯，《西域記》作虜。
- [90] 今，原本訛作令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- [91] 大天，《西域記》作“大自在天”四字。
- [92] 蘇婆，《西域記》婆下有伐字。《慈恩傳》無之，同此。
- [93] 十四五，《西域記》作十六七。
- [94] 《支》本無所字。
- [95] 阿波邏，《支》本邏作羅。《西域記》及《慈恩傳》邏下有羅字。
- [96] 合，《西域記》有本作含者。
- [97] 羅，《西域記》作多。
- [98] 西，《西域記》此下有北字。
- [99] 焉，原本訛作馬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- [100] 縛，《西域記》及《慈恩傳》作囑。按囑字常見於經呪，縛音近通用。
- [101] 伊，《西域記》無伊字，《慈恩傳》有，同此。
- [102] 自在，《支》本在下有也字。
- [103] 絙，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作緹，慧琳《音義》同。《音釋》作絙，同此。按二字通用。
- [104] 通力，《西域記》及《慈恩傳》作神通力，此蓋省文。下同。
- [105] 嶺，原本作領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- [106] 其土出金如火色，按今《西域記》無此文，《釋氏六帖》卷二十一引《記》有“出金如火”，與此相符。
- [107] 伊羅鉢，《西域記》此下有咀邏二字。
- [108] 抉目王所治，《法苑珠林》作“月光抉目之地”。按抉目王謂抉浪拏太子，事見《西域記》，與月光不涉，非。
- [109] 飼，《支》本及慧琳《音義》作飢，同。
- [110] 十八里，《西域記》作十七里。

[111] 鄔波弟鑠論，原本無論字，據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補。

[112] 卽優波提舍論，原本無此注文六小字在下文“素咀纔藏”句之下作小注，與文例不合。今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移於此。

[113] 齋，原本作齊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14] 迴，原本作達，非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15] 東，原本作連，不合地理，蓋涉上連字而誤。今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16] 《支》本無也字。

[117] 山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平，非，從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18] 十，原本訛作千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19] 至，原本脫一至字，依文義當有之，今補。《西域記》重至字。

[120] 那，《西域記》作羅。

[121] 六，《西域記》作八。

[122] 僧，原本作餘，非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23] 屈露多羅，《西域記》及《慈恩傳》無羅字。

[124] 兩石，《西域記》徑山本改兩作鑰，金陵本從之。

[125] 屈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窟。《西域記》作屈。按上文作屈，今改從統一。

[126] 據上文羅上有多字，此無之，或從省文。

[127] 狸，《西域記》作理，《慈恩傳》作里，並聲同通用。

[128] 人，原本訛作八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29] 菟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兔。

[130] 捷，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作乾，音近通用。

[131] 樓，《支》本作婁。

[132] 六時，《西域記》作六齋，《法苑珠林》作六齋日。按六齋日謂每月之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齋供也，見《大般若經》卷十四。三作並通。

[133] 《法苑珠林》自“尋斯諸塔”以下至此作小注。

[134] 烏，《西域記》作鄔。

[135] 陀，《西域記》及《慈恩傳》作他。

[136] 宰祿勒那，《西域記》勒作勤，慧琳《音義》作覲（與勤音近）。
《慈恩傳》作勒，同此；無宰字。

[137] 秣，原作末，今依前改作秣。

[138] 醯，《支》本作醢，慧琳《音義》同，音“馨雞反”。按《玉篇》醢爲醯之俗字。

[139] 淨人數萬頭，《西域記》作“數萬淨人”。按頭作量詞用，止於牲畜，習不施於人數。疑頭是衍文。又依下文“淨人數千戶”句例之，頭或是戶之誤。

[140] 《法苑珠林》天下有至字。

[141] 定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室，非，從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42] 尸羅迭多，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迭作逸。《西域記》及《慈恩傳》作尸羅阿迭多。

[143] 王，原本訛作三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44] 平，《法苑珠林》作子。

[145] 雨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兩，從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46] 幔，《支》本作轆，《西域記》同，但石山寺本亦作幔。幔轆義近，並通。

[147] 王，原本訛作五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48] 像，原本作象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49] 是佛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處，按從《西域記》此句當在下文“菟伽河南岸上”句下。

[150] 納縛提婆，《西域記》此下有“矩羅”二字。

[151] 塔高二十餘丈，按《西域記》云：“基雖傾陷，尚高百餘尺”，與此不同。

[152] 阿輪陀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輪作踰。

[153] 鉢羅伽耶,《西域記》及《慈恩傳》伽耶作耶伽。

[154] 其,《法苑珠林》作“雄者”二字。

[155] 索,慧琳《音義》作索,同。

[156] 七,《西域記》作六。

[157] 有,原本作右,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58] 七十,《西域記》作六七。

[159] 棄,原本訛作葉,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60] 影,《西域記》作映。

[161] 《支》本無所字。

[162] 犀,《慈恩傳》作斯。

[163] 一存,《支》本作獨存。《西域記》云:“獨一甌室,巋然獨存。”似獨字爲長,但一字義亦可通。

[164] 身子,《西域記》作舍利弗。按身子乃其異譯,詳《翻譯名義集》。

[165] 井塔,原本井訛作共,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66] 樂,《支》本作藥。按《西域記》云“或鼓天樂”,藥字誤。

[167] 生陷,《法苑珠林》生下有身字。按《西域記》作“生身陷入地獄處”,亦有身字。但無之義可通,下二坑並作“生陷”。

[168] 離,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梨。

[169] 毗盧擇迦王,原本及《支》本擇作釋,《西域記》作擇,但高麗本又作釋。按毗盧擇迦,梵文作 Viroudhaka。擇,古音讀同都切(舌上音讀舌頭音),與 dba 音諧。今據改。

[170] 留離,《西域記》留上有毗字。《支》本及《記》留作流。

[171] 較,《支》本作掬。慧琳《音義》作角,云:“亦作斟。《志》作掬,非也。”《西域記》亦作角。按《玉篇》斗部斟字云:“今作角”。角、掬、斟同字,斟與校、校、較相通,乃一音之轉。

[172] 遂生眼根,《支》本無眼根二字。按眼根二字於義不順。若作

“捨杖遂生”，亦不通。《西域記》云“投杖而去，因植根焉。”疑眼字當作植。

[173] 塔，原本脫去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補。

[174] 迦毗羅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羅下有衛字。

[175] 乘，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作陵。

[176] 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，按此句與下文“城南尼拘律樹塔”重複，疑衍。《西域記》只記下塔，無此文。

[177] 几，原本作凡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78] 池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地，《西域記》及《法苑珠林》作池，今據改。

[179] 今，原本訛作令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80] 目，《支》本作自。

[181] 尼拘陀林，《西域記》拘下有盧字。

[182] 城，原本及《支》本無此字，《西域記》及《法苑珠林》有之。今據補。

[183] 准陀，原本准作唯，《支》本作純。按《西域記》作准陀，注云：“舊曰純陀”。唯是准之形訛，今據改。准、純音近異譯。

[184] 樓，《西域記》作律，同聲通用。

[185] 灰，原本無此字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補。

[186] 八，原本訛作入，據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87] 婆，原本作娑，據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、《法苑珠林》改。

[188] 女八反，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八並作黠。按黠、八同韻母，通用。

[189] 《西域記》無根字。

[190] 薺，原本訛作鮮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91] 佛精舍，原本作佛圖二字，《支》本作佛精舍三字，《西域記》作精舍二字。按佛圖舊譯有二義：一爲佛陀（佛），一爲窣堵波（塔），於此皆不合。此文自是指寺院，今據改。

- [192] 有,《支》本作者。
- [193] 於,原本無此字,從《支》本補。
- [194] 所,原本無此字,從《支》本補。
- [195] 記,原本作今,從《支》本改。
- [196] 成佛,《支》本無此二字。《法苑珠林》此句作“是佛過去爲護明菩薩,迦葉波佛授今佛成道處。”
- [197] 五,原本作三,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- [198] 鳥,原本作烏,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- [199] 殑伽河,《支》本作殑河,下同。
- [200] 一,原本空缺,從《支》本補。
- [201] 刺,《支》本作賴。
- [202] 東南,《西域記》作東行。
- [203] 千,《西域記》作萬。
- [204] 九斗,原本及《支》本斗作升,《西域記》作斗。按上文云“舍利一斛”,則作斗爲是,今據改。
- [205] 故,《支》本作搆。《法苑珠林》作故,同此。
- [206] 北,《西域記》作中,詳見前校。
- [207] 洒,慧琳《音義》作灑,云:“《方志》作洒,非也。”按洒爲灑之俗字。
- [208] 問,《法苑珠林》作聞。
- [209] 《法苑珠林》云上有“賢聖傳”三字。
- [210] 匱,《支》本作櫃,下同。
- [211] 《法苑珠林》冠下有“在中後”三字。

釋迦方誌卷下

遺跡篇之餘 遊履篇 通局篇
時住篇 教相篇^[1]

釋迦方誌遺跡篇第四之餘^[2]

摩揭陀國(中印度也，古者訛耳^[3])。周五千餘里。城少人居，邑落極多。寺五十餘所，僧徒出萬，多大乘學。天祠數十，異道甚多。故城在王舍城山北倚東二百四十里^[4]，北臨菟伽河，周七十餘里。人壽多歲^[5]時，號拘蘇摩補羅城，言香茅花宮^[6]也。人壽數千歲時，更因波吒釐樹名波吒釐子城，古名巴^[7]連弗者，訛也。故宮北石柱高數丈，無憂王作地獄處。佛涅槃後第一百年，有阿輸迦王，(言無憂也。)即頻毗娑^[8]羅王之曾孫，自王舍城遷都此城，重築外郭。出異種稻，粒大而美，光色奇異，名供大人米也。宮北臨菟伽河，小城千餘家現存。獄^[9]石柱南大塔，寶飾覆鉢，石作欄檻，即八萬四千之一也。安佛舍利一升，時有光瑞，即無^[10]憂遇近護羅漢役使鬼神所營。其側精舍中有大石，是佛欲涅槃，北

趣拘尸，南顧摩揭，故蹈石上之雙跡也。長尺八，廣六寸，輪相花文，十指各異。近爲羯羅拏蘇伐剌那，（言金耳國。）〔¹¹〕設償迦王，（言月也〔¹²〕。）毀壞佛迹，鑿已還平，紋彩如故，乃捐菟伽〔¹³〕河中，尋復本處。次側有四佛行坐塔。故宮北大石室，卽育王爲弟所造。次有大水槽，育王飯僧者。宮西南小石山，周巖澗谷數十石室，育王爲近護羅漢役鬼所爲。其〔¹⁴〕傍有石池，俗名聖水，飲者病愈。山西南五塔，面〔¹⁵〕各數百步，育王建八万四千塔已，尚餘五升舍利，更造此塔，靈異間起。有王將此作難陀王五藏，興軍掘之，地震山傾，塔中大呼，士卒僵仆。故城東南屈屈吒阿〔¹⁶〕濫摩寺。（言雞園也。）昔有論議屈於外道，十二年來不擊犍椎〔¹⁷〕，有南印度那伽闍刺樹那菩薩（此言龍猛或云龍樹。）來至〔¹⁸〕，伏諸外道，始擊犍椎，故塔名擊犍椎也。次北有鬼辯塔，馬鳴事。〔¹⁹〕城西南隅二百餘里古寺塔中，四佛行坐迹。又寺西南百餘里大寺，僧徒千數，並學大乘。合有四院，觀閣三層，崇基重戶。中門三精舍，金銅隱起，中有立像，高三丈，左多羅菩薩，右觀自在，並鑄石鑄成。三所各有舍利一升，光相時起。寺西南百里大山上石塔，高一丈餘，佛於大磐石上入定經宿，諸天雨花。以感慕故，起寶塔，高一丈許，今變爲石。唯遙望見煙霞，止居靈聖，龍蛇窟穴，鷲鳥猛獸，古今無人達者。山東崗塔，佛於此立觀摩揭國處。山西北三十餘里，山寺負嶺，疎

崖置閣，大乘學瞿那末底^[20]菩薩，（唐言德慧）伏外道處，今有僧五十餘人。又西南二十^[21]餘里孤山寺，有論師尸羅跋陀羅，（唐言戒賢，今見在）初伏外道，得邑，捨而造之。其處竦一危峯，如浮圖形，置佛舍利。又西南五十許里，度尼連禪河，有伽耶城，少人物，婆羅門千餘家住，仙人之胤也，王所不臣，衆咸加敬。城北三十餘里清泉，俗傳聖水，飲濯之者罪消也。城西南六里許，伽耶山也，谿谷杳冥，世謂靈岳，自古君王登封告成也。頂有石塔，高百餘尺，時放奇光，佛於此說《寶雲》等經。山東南尼連河，減二里許，至鉢羅笈菩提山，（唐^[22]言前正覺也。）佛將證先登，因名也。佛自東北崗上頂，欲入金剛定，震地搖^[23]山，神懼告佛。又至西南半崖中，面澗坐石，地山又震。淨居天告曰：“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，畢鉢羅樹下金剛座處，是菩提座，三世諸佛咸此成覺。”佛方就之，仍爲石室龍留影也，今或有見者。及無憂興世，於諸靈迹皆表浮圖，雨諸天花。每竟安居，法俗同往，登山供菩提樹。其菩提樹周垣甃壘^[24]，以崇固之。東西闊，周可五百四十步。奇樹名花，連陰列植。正門東開，對尼連禪那河，南門接大花池，西阨險固，北門通大寺。其塢院內聖迹諸塔精舍，星張雲^[25]布。樹垣正中金剛座者，賢劫初成，與大地俱，大千界中，下極金輪，上至地際，金剛所成，周百餘步。千佛同坐，入金剛定故，因號焉，卽證道之所也。又曰道場，大

地震時，獨無搖也。佛證覺後，自入末法，沙土彌覆，不見本質，傳佛說耳。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南北標界，面南^[26]而坐。記云：“此像身沒，佛法當滅。”南隅像者今^[27]沒胸臆。佛在世時，菩提樹高數百尺，枝黃葉青，冬夏不改。佛涅槃至，葉凋尋復，後爲無憂王伐截，於西數十步，聚而燒之，用以祠天。煙焰未止，忽生兩樹，猛火之中，茂葉同榮，因謂灰菩提樹。王覩信生，以香乳溉餘根者，至旦，樹生如本。王妃忿之，又夜重伐。王重祈請，以乳灌之，不日還生。壘石周垣，基高丈餘。近爲金耳國月王又伐此樹，掘至泉水，不盡根底。乃縱火焚之，又以甘蔗澆之，令焦爛絕其本也。數月之後，爲補刺拏伐摩王，（此言滿貴^[28]。）即無憂王之玄孫也，聞樹被誅，舉身投地，請僧七日經行，繞樹大坑，以數千牛乳灌之。經六日夜，樹生丈餘。恐後翦伐，周峙石垣，高二丈四尺。樹今出於石壁上二丈餘，圍可三尺。樹東青甌精舍，高百六十餘尺，基廣二十餘步，上有石鉤欄繞之，高一丈。層龕皆有金像，四壁鏤諸天仙。上頂金銅阿摩勒^[29]迦果，即此所謂寶瓶及寶臺也。東南接爲重閣三層，簷宇特異，並金銀飾鏤。三重門外龕中，左觀自在，右慈氏像，並鑄銀成，高一丈許，無憂王造也。精舍初小，後因廣之，內置成道像。有婆羅門應募造之，唯須香泥及一燈內精舍中，六月閉戶，作之乃成，尚餘四日，僧咸怪之，因開觀覓，見像儼然東面加^[30]坐，右足

加上，左手斂，右手垂。不見作者。坐高四尺二寸，廣一丈二尺五寸。像高一丈一尺五寸，兩膝相去八尺八寸，兩肩六尺二寸，相好具足，唯右乳上圖飾^[31]未周，更填衆寶。遙看其相，終似不滿。有僧夢匠者云：“我是慈氏，恐工拙思，故自寫之。”言垂手者像，佛語魔指地爲證。近被月王伐樹，令臣毀像。王自東返，臣本信心，乃於像前橫施輒障。心愧闇故，置燈於內，外畫自在天像。功成報命，月王聞懼，舉身生炮，肌膚皆裂，尋卽喪沒^[32]。大臣馳返，卽除壁障。往還多日，燈猶不滅。今在深室，晨持鏡照，乃覩其相，見者悲戀，敬仰忘返。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道，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。時年三十者，或云三十五者。斯之差互，彼自不同，由用曆前後，故有此異。猶神州曆元各各不同，三代定正，延縮不等，何足怪也？且據一相，取悟便止。佛成覺已，七日寂定，至於樹北，七日經行。南北^[33]往來十餘步許，異花隨迹，有十八文。後人輒疊^[34]爲基，高三尺餘。俗云聖迹基也，表人命之修短者。先發誠願，以繩度之，隨壽短長，增減有驗。此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，作佛上望仰觀樹相爲報恩像，當時七日，目不暫捨。樹西大精舍，鑄石像東面立，飾奇珍。前有青石，奇文異彩。初成道日，梵王起七寶堂，帝釋起七寶座，佛據上七日思惟，放光照樹，今寶爲石。樹南浮圖高百餘尺，初佛於河沐已，將坐念草，帝釋化人以姑尸草（言

吉祥也。)以奉佛處，育王造塔表之。次東北塔，是證果時青雀來繞、羣鹿呈祥處。樹東大路左右各一塔，是魔王嬈佛衰退處。樹西北精舍中迦葉波佛，時放光明。俗云：“至誠七繞，生得宿命智。”又垣西北塔鬱金香泥^[35]高四丈餘。樹垣東南隅尼拘盧樹^[36]側有塔，精舍中有坐佛^[37]初證果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。垣內四隅皆有塔。初佛受草趣樹，先至西南，地動，又向西北，又東北，又東南，並地爲震，卽西北至樹下，東面坐金剛座上，地方安靜，故立塔記。垣外西南，二牧牛女宅處，其側煮糜處，又側佛受糜處，皆立表塔。樹南門外大池，周七百餘步，清澄，魚龍所宅。次南池者，帝釋所造，爲佛濯衣。池西大石，天帝雪山將^[38]來，爲佛曬衣。側塔，是佛納故衣處。次南林中一塔，佛受貧母施故衣處。化池東林龍池，清黑^[39]味甘。岸西小精舍中像，佛初成道，此坐七日入定，龍王繞佛七帀化多頭蓋佛處。龍池東林精舍，作佛羸瘦像，側有經行迹七^[40]十餘步。南北各有畢鉢羅樹，往來攀而後起，卽苦行六年日食一麻麥處。今有疾者，香油塗像，多愈。又有五人住處塔。又東南塔，佛入尼連河浴處。次近河，佛食乳糜處，於道樹下受解脫也。其側二塔，長者獻蜜妙處。樹東南塔，是四天王四方來，各持金鉢及諸寶鉢，佛皆不受，乃各持石鉢，紺青映徹，方總受之，按爲一鉢，外現四際。其側有塔，成道後爲母說法處，現神變處，度

優婁^[41]迦葉千人處。又西北，伏火龍處，五百獨覺入滅處，目真龍池^[42]南迦葉謂佛溺水處，魔怖佛處，皆立表塔記之。樹垣北門外，即摩訶菩提寺，庭宇六院，觀閣三重，周垣高五丈^[43]許。佛像鑄金銀，莊嚴工巧，極世華美。塔又高廣，有佛舍利，大如指節，光潤鮮白，通徹內外。肉舍利者，大如青珠，形帶紅色，每年至佛大神變月^[44]出以示人。（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，於唐正月十五日也。）於此時也，放光雨花，大起深信。其寺常僧減一千人，習大乘上座部，法儀清肅，是南海僧伽羅國王請中印度大吉祥王立之，經今四百年矣，故寺多師子國人。又菩提樹南^[45]十餘里，聖迹相隣，差難備舉。每年比丘解安居訖，四方諸俗百千萬衆，七日七夜，香花伎樂，遍林供養，禮拜奉慶。印度諸僧以唐五月十六日入雨安居^[46]，以唐八月十五日解夏。斯亦隨終一變，不可約之，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，意以一年之內多濕熱處，制三月住。就中前後一月，延促不定。若據修道，何時不安？故三時遊行，通制有罪。必有緣務，亦開兼濟，不執也。菩提樹院東，度^[47]尼連河，大林中塔。北池者，佛昔爲香象子侍盲象母處。前建石柱，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，側有四佛行坐迹。林中小石柱，是鬱頭藍發惡願處。又東度莫訶河，^[48]東大^[49]林野行百餘里，至屈屈吒播陀山，（言難足也。）亦謂窣盧播陀山。（言尊足也。）直上三峯，狀如雞足，峭^[50]絕孤起，迥然空表，半下

茂林，半上蔓草，尊者大迦葉波於中寂定，故因名焉。初佛以姨母織成金鏤袈裟傳付慈氏佛令度遺法四部弟子，迦葉承旨。佛涅槃後第二十年，捧衣入山，以待慈氏。上^[51]有一塔，靜夜望之，明炬自照。雞足山東北百餘里，至佛陀伐那山，北崖大石室，佛止數年。旁有磐石，帝釋摩檀塗佛，今猶芳^[52]烈。從空谷東出三十餘里，曳瑟知林^[53]（言杖林也。）竹滿山谷。昔有人以丈六竹杖量佛，而恒出杖表，因投杖而去，遂生根而被山焉。中有一塔，佛曾七日說法處。林中有勝軍居士以香末爲泥，作五六寸塔，上書經文，名法舍利也。三十年間，晝夜無怠，凡作七億。每一億小塔，作一大塔盛之，請僧法會稱慶，其時^[54]皆放光明。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二溫泉，甚熱，佛化浴焉，遠近沐者，沉痾皆愈。側有佛經行像塔。林東南七里許大山嶺上石塔，佛於此兩三月^[55]爲天人說法，頻毗娑羅王^[56]疊^[57]石爲道，廣二十餘步，長四里許。大山東北四里許至孤山，仙人室也。又東北五里小孤山^[58]壁石室可坐千人，佛於此三月說法。室上磐石，梵、釋於此磨檀塗佛，今猶郁烈。室西南隅巖^[59]岫，卽阿素落宮。石室側，頻毗王往佛所棧道，斷石通路，長五里許作階也。又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，（此云茅城。）上茅宮城，卽摩揭陀之正中也。多出香茅，國中最勝，古來諸王都。其山城門闕存焉，因香爲名。崇山四周，以爲外郭。西通狹徑，北

開^[60]山門，東西長，周迴一百五十里。樹花含茂，皆作金色。內城周三十餘里。城內荒涼，都絕人物。北門外塔，佛舒手現五師子伏提婆醉象處。又東北塔，是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說法證道處。塔北大深坑旁塔，是室利毘多（言勝蜜也。）設火坑以害佛處。坑東北山城之曲有塔，是時縛迦^[61]醫王宅，爲佛建說法堂，周垣花果，藥株^[62]尚存，佛多止中。宮城東北十五里許，至姑栗陀^[63]羅矩吒山，（言鷲峯，亦鷲臺，古云耆闍崛山。）接北山陽，孤起頂上，東西長。臨崖西垂^[64]輓室，廣高奇製，其戶東開。佛在世五十年，多居斯室說法，今作等佛身像。昔影堅王爲聽法故，自山至峯，跨谷陵巖，編石爲道階，凡六里，廣十餘步。從杖林石室至此三階，亦猶存焉。階側二小塔，一令王下，一簡凡人。其上精舍東長石，佛曾經行履之。傍有大石，高丈四五，廣三十餘步，是提婆所擲佛者處。^[65]其南崖下塔，佛此說《法華經》處。精舍南山崖大石室，佛於此入定，阿難別室，魔怖之，佛以手通石摩頂，見^[66]有通穴。精舍東北大石澗大磐石，佛曬衣處，文今明徹。旁有佛迹，輪文入石。北山頂塔，佛望摩揭城七日說法處。山城北門西，有毗布羅山，西南崖陰，昔有五百溫泉，今猶數十，尚兼冷煖。源發雪山無熱惱池，潛流出此，猶清且美，味同本池。並彫石象師子之首，石以同流，下乃編石爲池。浴者病瘥^[67]。諸有僧寺多取飲之。以水沐髮，終身常淨。使

人王玄策曾以沐首，經今五載，髮常潤淨，不可思議。泉左右塔及精舍故基羅列，並四佛行坐迹。此中山林相兼，隱者見處^[68]。泉西卑鉢羅石室，佛昔恒居。後壁洞穴，是阿素洛宮，此毗布羅山上塔，是佛說法處，今露形外道居之。山城北門左南崖陰^[69]東行三里許大石室，調達入定處。室東有班血磐石上，昔^[70]有比丘修定不證，自刺頸，便證羅漢，升空化火自焚處。崖上石塔，習定者投崖證果處。北門外一里餘至迦蘭竹園精舍，石基甃室，東開。佛多止中，室尚存矣。今有等佛身像。竹園東大塔，是阿闍多設咄路，（云未生怨。）即闍王^[71]也，得舍利分所建。後無憂王開之，別建諸塔，餘在者時放光焉。側有佛經行處，東有阿難半身塔。竹園西南六里許，南山陰大竹林中大石室，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於此集三藏處。僧中上座，即號上座部焉。室西北塔，是阿難受責證果處，名證果塔也。西行二十餘里塔者，是諸學無學大衆法集五藏處，因謂大衆部焉。竹園北二百餘步迦蘭^[72]池，佛多說法，今枯涸也。池西北三里許塔，育王立，高六十尺。石柱五十餘尺，上刻立塔事。柱東北不遠，至曷羅闍姑利呬城，（即新王舍城，本寒林地，闍王移都所築，當茅城東北四里。）外郭已壞，內城周二十餘里，面有一門。無憂王更都香花城，將此施婆羅門，今住者減千家。宮城西南二小寺，佛昔說法處，諸國客僧多來投止。次西北塔，殊底迦長者故里。（即

樹提伽也，此言星曆。)王城南門外道左塔者，佛說法度羅怛羅處。又北三十餘里，至那爛陀寺，(言施無厭。)本南菴沒^[73]羅園也。昔有五百商人買以施佛，於中三月說法。前後五王之所合造。一鑠迦羅阿迭多王，(此言帝日。)創造此寺；二佛陀毬多王，(此云覺護。)次南造寺；三呾陀揭多^[74]王，(此言如來。)次東造寺；四婆羅阿迭多王，(此言幻日^[75]。)次東造寺；五伐闍羅王，(此言金剛。)次北^[76]造寺。周垣峻峙，高五丈^[77]許。總有七院，院別三層，同爲一門。歷代興建，窮壯極麗。寺立嚴制，立寺已來，女人不至。知事十人，每夕巡檢。未具受者，齒序爲次。僧徒數千，遊學名僧，通數將萬，多是俊才通學。聲馳異域者，其人數百。故印度諸僧皆仰則焉。其有不談藏旨者，形骸自愧。故殊方來詣，守門者詰問，多屈而返。或客遊後進，詳論藝能，其退飛^[78]者固十有七八矣。所以高才博達，強識多能，明德利人，聯暉接物。至如護法、護月，擢績^[79]芳塵；德惠、德堅^[80]，流譽物表；光友^[81]清論，勝友高談，智月風鑒，戒賢志業，皆純粹於當時，並昭彰於遠古^[82]，既學冠舊儀，述作論釋，各數十^[83]部，盛世流布。故寺聖迹，略而可叙。寺西精舍，佛曾三月說法。次南百步小塔，遠方僧見佛處。又南有觀自在菩薩立像，或見執香爐繞精舍右旋者。次南一塔，佛曾三月住剃剪處，疾繞多愈。西垣外池側塔，是外道執雀問佛處。東南垣內五

十餘步有奇樹，高八九尺，其幹兩披，佛昔嚼葉而生如此^[84]。次東大精舍高二十餘丈，佛曾四月說法處。次北百餘步精舍，觀自在像，見感不同，或立門側，或出簷前。故國法俗咸別供養。次北大精舍，高二十餘丈，戒日王造，莊嚴度量及中佛像，同菩提樹下精舍也。次東北塔，佛曾七日說法處。西北卽四佛坐處。次南鑰石精舍，高八十尺^[85]，戒日王造，今猶未了。又東二百餘步，垣外有銅立像，高八十餘尺，六層閣盛，滿胄^[86]王所造。此北三里輒精舍中，多羅菩薩像，量高靈異，歲之元日，盛興供養，諸國王臣，寶樂俱奏，七日乃止。寺垣門內大井，佛爲商侶熱渴，指地曰：“此可得水。”因以車軸築之，泉涌，飲之悟聖也。寺西南九里許，沒特伽羅故里，育王造塔記目連也。又東四里許，是頻毗王（此云影堅^[87]。）迎佛處。又東南二十餘里，舍利子故里，育王建塔。旁有尊者遺身塔及井存矣。又東南五里塔，迦葉波佛時有三億大羅漢同此入滅處。又東三十餘里，帝釋窟也，巖谷危險，花木竦茂，兩峯特起。西巖南面石室，佛曾止住，天帝釋^[88]以四十二疑畫石請問，其迹尚^[89]存。今像擬昔，入禮肅然。嶺上四佛行坐迹。東峯有寺，僧夜西望，見石室前有燈炬照^[90]。帝釋峯寺前有雁塔，其緣如經。

帝釋^[91]山東北百六十里許至迦布德^[92]寺，（云鵠也。）僧有二百人。寺東有塔，佛爲大衆一宿說法。往

昔佛作鴿投火與羅者食處。東有育王塔，塔南三里孤山，甚高峻，多塔廟。上觀自在像，軀小威大，手執蓮花，頂戴佛像。斷食七日，乃至一月，便見真儀，從像中出，即僧伽羅王所造精舍也。又東南行四十里寺，僧五十人，小乘學。大塔多靈，佛爲梵王等七日說法處，側有四佛行坐迹。寺東北七十餘里菟伽河^[93]南天祠東大塔，佛曾一宿說法處。又東入山林百餘里大寺，育王塔，佛曾三月說法處。北三里大池，周三十餘里，四色蓮花，四時開發。

又東入山林二百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三千餘里。都城北臨菟伽河，周二十里。寺十所，僧四千餘人，多小乘正量部。天祠二十餘，異道雜住。城中二寺，各減千僧，並小乘學。城北河側伊爛拏山，古來五通仙常居，今有天祠，佛於此三月說法。城南塔，佛曾三月說法，旁有三佛行坐迹。國西界菟伽河南岸孤山，長一里餘，佛曾三月安居，降薄句羅鬼^[94]藥叉處。山東南崖下大石上，佛坐迹，入石寸餘，長五尺二寸，廣二尺一寸，上有塔蓋。次南石上佛拈稚迦，（即澡罐^[95]也。）底深寸餘，八出花文^[96]。坐迹東南藥叉迹，長尺六寸，廣八寸，深二寸。山頂有藥叉故室。北有立佛迹，長尺八，闊六寸餘，深半寸，上塔覆。西有溫泉六七，極熱。國南大林，多野象，極大。

從此順菟伽河南岸，東行三百里至瞻波國，（中印度）

也。)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北臨菟伽河，周四十餘里。寺數十，僧二百餘人，小乘學也。天祠二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城以甃壘，高數丈，却敵崇峻。劫初人物伊始，野居穴處，後有天女降人中，遊菟伽河，濯流自媚，感靈有娠，生四子，分瞻部洲，分疆建邑，此則一子之都城，即瞻部之始主也。地溫熱，宜象耳。城東南百五十里菟伽河南，水環孤洲，中山崖上，天祠多靈。其國界野象羣遊。

又東四百餘里至羯朱唵祇羅國，(中印度。)周二千餘里。寺七所，僧三百餘人。天祠十所，異學雜居。地多卑濕^[97]。城北菟伽河岸有大高臺，以甃爲之，四面鏤佛天等像。南境多野象耳。戒日王遊巡東天，於此築行宮。

又東度菟伽河六百餘里，至奔那伐彈那國，(中印度。)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周四十餘里，人盛滿。寺二十餘，僧三千餘人，大小兼學。天祠百所，異道雜居，露形偏多。城西二十餘里大寺^[98]，僧七百餘人，並大乘學，東印度境名僧出此。有育王塔，佛曾三月於此說法，齋日放光。側有四佛行坐迹。次精舍中作觀自在像，神降非一。人多絕粒，祈者必感。土地卑濕，出般耶婆^[99]果，既多且貴，大如鶴卵，或在樹枝及根中，如伏苓也。

又東九百餘里度大河，至伽摩縷波國，(東印度也。)周萬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，至今未有佛法，自事天

神。天祠數百，異道數萬人。有拘摩羅王^[100]（言童子也。）據之。相承千餘世矣。土泉溫煖^[101]，人物昌盛。其國東境接唐西南，有諸蠻獠於彼朝貢。云可兩月行，便入蜀之西界。其國東南又饒野象。其王聞沙門玄奘名略，遠來中天，迎請東達。既見傾仰，奄若舊交，生信釋門，光^[102]開佛教。奘又論議伏諸外道，授以歸戒，更廣揚化，是則東天佛教，由奘弘之，聲唱遐塞。戒日王知，又延西返，重加禮敬，事在別傳。

從此南行千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，（東印度。）周三千餘里，近海卑濕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三十餘所，僧二千餘人，上座部也。天祠百餘，異道露形甚盛。城側育王塔，佛曾七日說法處，旁有四佛行坐迹。側寺中青玉像，高八尺，相具威嚴。

自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，有室利耆咄羅國；次東海隅有迦摩浪迦國；次東有墮羅鉢底國；次東有賞那補羅國^[103]；次東有摩訶瞻波國，即林邑也；次西南有闍摩那洲國。凡此六國，道阻不行。

又從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里，至耽摩栗底國，（東印度。）周千五百里。都城周十餘里，濱海卑濕。寺十所，僧千餘人。天祠五十，異道雜居。育王立塔、四佛行坐迹。

又西北行七百餘里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，（東印度，金耳國也。）周四千五百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^[104]。人物

殷盛，邪正兼半。寺十餘所，僧二千餘人，小乘正量部。天祠五十餘，異道甚多。別有三寺，不食乳酪，調達部也。城外寺塔，育王所造，佛嘗七日於此說法。側有精舍、四佛行坐迹。

西南七百餘里至烏荼國，（東印度也。）周七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信佛法。寺百餘所，僧萬餘人，並大乘學。天祠五十，異道雜居。塔有十餘，並佛曾說法處。西南境大山中大寺、石塔，多瑞，齋日放光。承露盤下，覆鉢勢上，以花蓋筭，置之便住，如磁石吸針也。自此西北，山寺塔異者同前。二塔神鬼所造。東境臨大海折利咄囉城，（言發行^[105]者。）周二十餘里，入海商人止路次也。城外五寺，臺閣崇高，尊儀巧異。南去海中僧伽羅國二萬餘里，靜夜望彼佛牙精舍，數百尺表上鉢曇摩羅伽寶，（寶大如升，即琥珀也。）珠光挺照，懸燭此城。

又西南大林千二百餘里，至恭御陀國，（東印度。）周千餘里。都城^[106]周二十餘里，濱海，土熱濕。多有奇寶，螺貝、真珠、大青象等。其俗信外道，天祠百所，異道萬餘人。境內小城數十，據山海住。

又西南大荒林，行千五百里許，至羯陵伽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少信佛法。寺十餘所，僧徒五百餘人，大乘上座部。天祠百餘，異道甚多。城南育王塔，高百餘尺，四佛坐處。境北垂大山，嶺上塔高百餘尺，劫初人壽無量時獨覺入滅處。國中

深林數百里，出香象^[107]，隣國所重。昔五通仙巖棲，人觸通退，便以惡呪煞此國人，今猶少也。

又此西北山林中行一千八百餘里，至僑薩羅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六千餘里，山嶺周境，林藪連接。城周四十餘里，邑里相望。大信佛法。寺百餘所，僧減萬數，並學大乘。天祠七十，異道雜居。城南故寺塔，佛曾現通^[108]伏外道處，後龍猛菩薩止此寺中。又西南三百餘里，有跋羅末羅耆釐山，（云黑蜂^[109]也。）岌然特上，峯峭^[110]斗^[111]絕，既無崖谷，宛如金石^[112]。其國昔有引正王，爲菩薩鑿山造寺。去山數十里^[113]，鑿開孔道，當山下仰穿踈石，長廊^[114]步檐，崇臺重閣。閣有五層，層有四院，並有精舍，妙窮工巧。從山頂上飛泉流注，重疊交通，踈寮^[115]引明，其內通朗。人力既竭，府藏又盡，其功未半，王甚憂之。龍猛密以神藥滴諸大石，並變爲金。王見喜勇，遂營得就。於五層中，各鑄四大金像，量等佛身。餘尚積庫，因僧有諍工人用費，並散傾久，今唯淨人守護，其數極多，彌密其穴，不可輒見。又結法藏後一切諸經，並此山中，不許持出。近有引醫方者入中療病，後蒙面而出，故罕有達者。

從南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三千餘里。都城二十餘里。寺二十所，僧三千餘人。天祠三十^[116]餘，外道極多。城側大寺，重閣奇巧，佛像亦異。前有石塔，高數百尺，並阿折羅（言所行也。）阿羅漢

所造。近寺西南二十餘里孤山，嶺上石塔，卽陳那菩薩造《因明論》處。又西南一塔，佛曾於此說法。

從此林野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四十餘里。寺多毀壞，存者二十餘所。僧千餘人，大衆部^[117]也。天祠百餘，異道甚多。城東西據山間，各有大寺，昔王爲佛造，奠山踈石，制極華博，賢聖遊息。佛滅未久，有千凡僧安居罷日，皆證無學，陵虛飛去。今寂無人。有婆毗吠伽^[118]論師，（此云明辯^[119]。）卽《波若^[120]燈論》主也，於觀自在前絕粒而飲水，三年，待見慈氏。觀自在乃爲現色身，令^[121]在此城南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誦《金剛呪》，三年，神授方云：“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，如法行請，石壁當開，可卽入中。待慈氏出，我當相報。”又經三年，然呪芥子^[122]，擊於石壁，豁卽洞開。時百千衆觀覩驚歎。論師跨門，再三顧命，唯有六人從入，餘者謂^[123]毒蛇窟也。當卽石門還合如壁。

自此西南千餘里至珠利耶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二千五百里。都城周十餘里。人物少，僧寺粗有。天祠數十，多露形外道。城東育王塔，佛於此度人伏外道處。城西故寺，提婆菩薩詰問溫坦羅^[124]羅漢，（此云上也。）七轉已，羅漢杜口不答，私運通力往慈氏所，告曰：“提婆者，賢劫之佛，非爾能酬。”如彈指頃，還復談對。菩薩知之，謂曰：“此慈氏大聖之所釋也。”

南林野行千六百里，至達羅毗荼^[125]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寺百餘，僧萬餘人，皆上座部。天祠八十餘，多露形外道。有育王塔，佛數遊此說法度人。城南大寺，塔高百餘尺，佛曾說法伏外道處。又有四佛行坐迹。

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四十里許。僧少。天祠數百，外道甚多露形者。其土漚鹵^[126]，不滋茂也。城東有育王弟寺，又育王立塔，佛曾說法，祈願皆遂。國南近海有秣刺耶山，有白檀香樹。又羯布羅香樹，松身異葉，色如冰雪^[127]，即龍腦香也。山東有布怛^[128]落迦山，頂有池，流下出大河，繞山二十帀而入南海。池側^[129]天宮，即觀自在遊舍處也，祈者見，爲自在天像。

山東北海畔城，古僧伽羅國，今入海三千餘里，至僧伽羅國，（非印度攝，即執師子也。）周七千餘里。都城周四十餘里，人戶大盛。寺有數百所，僧二萬餘人，上座部也。宮側有佛牙精舍，高廣如前。宮中日建萬八千僧食，十數年來，國亂方廢。佛牙側小精舍中金銅坐像，肉髻上安奇寶。昔人因禮見寶，起貪，夜盜，不及像首，乃曰：“佛昔輕命爲生，今何慙^[130]寶乃爾！”像乃俯首與之。後王^[131]知而不罪。王贖其寶，還安像頂，至今低首。國東南隅數千里那羅稽羅洲，人長三尺，鳥喙，唯食椰子。國洲東南隅有駿迦山，鬼神所遊，佛於此說

此經。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，石佛高百餘尺，東面坐，以月愛珠爲肉髻。月將迴照，水卽懸注，人食之矣。洲西浮海又數千里有大寶洲，無人居止，往無達者。

又於達羅毗國北林行二千餘里，至恭建那補羅國。（南印度）〔132〕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寺百餘所，僧萬餘人，兼學大小。天祠數百，異道雜居。宮城側大寺精舍，高十餘丈，僧三百餘人。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，減二尺許，齋日放光，卽菩薩時也。大城側大寺中精舍，高五丈餘，二百億羅漢（是一人名。）造檀慈氏像，高一丈餘，齋日放光。城北近多羅林，周三十餘里，葉廣長，色光潤，諸國同採以供書也。林中塔、四佛行坐迹。二百億舍利塔，亦此林中。城東塔高三丈，有舍利，齋日放光，佛曾遊此說法。

又西北林中，猛獸所居。二千五百里許至摩訶刺佉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臨大河，周三十餘里。其俗有恩必報，有怨必復，強梁跋扈，不臣戒日王也。寺有百餘所〔133〕，僧徒五千餘人，大小兼學。天祠百數，異道衆矣。大城內外五塔，四佛行坐迹，育王表之。城南故寺，有觀自在石像，願求多果。東境大山寺，羅漢造也。大精舍高百餘尺。石像高七十餘尺，上有石蓋七重，虛懸空中，相去各三尺。傳云羅漢願力所持，或威神力，或藥術力，諸說不一。精舍四面，彫作佛因地及證果入寂相具矣。寺門外南北各一石象〔134〕，

傳云：“象吼，地則震矣。”

自此西行千餘里，度耐末陀河，至跋祿羯咄婆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二千五百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邪正兼信。寺十餘，僧三百餘人，習大乘上座部。天祠十所，異道雜居。土地鹵惡，草木希薄。

從此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，據莫訶河東南，即五印度之重學土也。人性善順，諸國所無，同摩揭陀。南洲敬教，其二國而已。邪正兩信。寺數百所，僧二萬餘，小乘正量部。天祠數百，異道塗灰，其侶衆矣。城西北二十里，有大婆羅門邑，側大陷坑，水流無滿。昔大慢婆羅門謗大乘生陷入地獄處。自此西南入海道矣。

又西北行二千五百餘里至阿吒釐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，人盛滿。家事天神，祠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土地沙鹵，出胡椒樹，如蜀椒樹。又出熏陸香樹，葉如棠也^[135]。又從摩臘國西北三日行，（彼百里爲一日行。）至契吒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三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，人滿住。寺十餘，僧千餘人，大小通學。天祠數十，外道特多。

又北千餘里至伐臘毗國，（南印度，即北羅羅之別也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，人住盛多，財百億者有數百家。寺百餘所，僧六千餘人，多小乘正量部。天祠數百，外道亦多。佛數遊此國，育王多樹塔。有三佛行

坐迹。

又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，（西印度。）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，人戶滿。寺十餘所，僧減千，小乘正量部。天祠數十，外道雜居。

從伐臘西五百餘里至蘇刺吒國，（西印度。）周四千餘里^[136]。都城周三十餘里，西據莫醯河，人住滿。屬伐臘，兼信邪正。寺五十餘所，僧三千餘人，上座部也。天祠百餘，外道雜住。地鹵斥，花果少。國當西海路口不遠。城西山頂有寺大^[137]，宏敞華美，仙賢遊止。

又伐臘北千八百餘里，至瞿折羅國，（西印度。）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，人盛^[138]，少信佛。寺一所，僧百人，小乘學。天祠數十，異道多矣。

又東南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，（南印度。）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，人盛滿。寺在者五所，僧三百人，大小兼學。天祠數十，異道雜居。地鹹果少。城側塔者，無憂造生地獄處。

又東千餘里至擲枳陀國^[139]，（南印度。）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十五里許。寺數十，僧少耳。天祠十所，外道千餘人。

又北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，（中印度。）周三千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不信佛法。天祠數十，塗灰外道也。

從瞿折羅北野磧行二千里許，渡信度河至信度國，

(西印度。)周七千餘里。都城三十餘里。土出金、銀、鍮石。一峰駝駝極卑小。出赤、白、黑鹽。信佛法，寺數百所，僧萬餘人，並小乘正量部，而多怠行。天祠三十，異道雜居。佛屢遊此，育王建塔數十焉。有烏^[140]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數百千戶，牧牛爲業，唯煞是務。無貴賤男女道俗之別，而剃頭髮^[141]，服袈裟，形同比丘，樂行鄙俗，又懷小見，誹斥大乘。昔有羅漢乘空往化，授三歸已，剃染行法，後還復本^[142]，風俗故爾。

自東九百餘里越信度東岸，至茂羅三部盧國，(西印度。)周四千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，人盛，屬磤迦國。寺十餘所，僧極少。特信天神，其祠八所，外道甚多。城側有日天祠，莊嚴甚麗，鑄金爲天形，飾以奇珍，女樂迭奏。四周花池，林木茂美。五竺諸王於此立福舍，捨物給貧病者。

又正東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，(北印度。)屬磤迦也，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盛^[143]，雜信。寺十餘，僧千餘人，小大兼學。有育王塔。天祠二十。城側大寺，僧百餘人，並大乘學，近天火燒之。土多旱稻。

從信度西南千六百里，至阿點婆翅羅國，(西印度。)周五千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僻在西境，地卑下，臨信度河，濱大海。重佛法。寺八十餘所，僧五千餘人^[144]，多小乘正量部。天祠十所，塗灰外道也。佛曾遊此，育王立六塔。

又城西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，(西印度。)廣縱各數千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，人盛滿。近西海，入西女國路口，屬波斯。寺有百餘所，僧六千餘人，大小兼學。天祠數百，塗灰外道^[145]盛。土潤洽，滋茂百卉。

自此西北卽至波刺斯國，(非印度攝。)周數萬里。都城周四十餘里，人物甚盛。寺有三所，僧數百人。天祠甚多，土出金、銀、鎗石、頗胝、水精。死多棄尸。佛鉢在王宮中。東境有鶴秣城，郭周六十餘里，人衆盛。西北接拂懽國^[146]。(非印度。)出伯狗子^[147]，本赤頭鴨，生於穴中。案《梁貢職圖》云：“去波斯北一萬里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，(非印度。)拂懽年別送男夫配焉。”彼圖又云：“波羅斯西一萬里，極婆羅門國南一萬里，又是婆羅門。”以今往度，疑太遼遠。

從阿點北七百餘里至臂^[148]支勢羅國，(西印度。)周三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盛，屬信度國。寺五十餘所^[149]，僧三千餘人，小乘正量部。天祠二十餘，塗灰道也^[150]。城北十六里大林，四佛行坐處。育王建塔，高數百尺，中有舍利放光。佛曾作忍仙被此王害處。東有故寺。

又東北三百餘里，至耆荼國^[151]，(西印度。)周二千五百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^[152]。國無君長，屬信度。寺二十所，僧二千餘人，小乘正量部。天祠五所，塗灰道也^[153]。地多花果^[154]。城東大竹林古寺，是佛開諸

比丘著罽罽^[155]（此言靴也。）處也。旁塔高百餘尺。側有精舍，青石立佛，齋日放光。此南八百步林中浮圖，育王所立。佛止於此，以寒故，三衣重覆，又開複納衣。林中有佛經行處。又四佛坐處，別塔表之。又髮爪塔，齋日放光。

又東北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，（西印度。）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，人住滿。屬迦畢試。寺數十所，僧三百人，大小兼學。天祠五所，塗灰道也。地多山林。城南故寺，佛曾遊此。側塔是四佛行坐迹。俗云：“此國西接稽璽那國^[156]，居大山中。”復此西北，又踰大山二千餘里，出西印度境^[157]，入胡俗境漕矩吒國。又東北千六百里，入迦畢試界，方合北道及中道也。略舉突厥已南三海所內，大合^[158]一百五十國，非印度所攝者七十一國。（突厥以北至于北海，而遊履無聞，^[159]故無可紀也。）

校勘記

〔1〕〈支〉本無此上各篇題。

〔2〕〈支〉本無此篇題。按以下仍是〈遺跡篇〉之文，由其文繁，分隸二卷。從內容言之，前後本相連貫，無須別標“之餘”之目。姑仍舊題。

〔3〕古者訛耳，按此句文義似不足。〈西域記〉作“舊曰摩伽陀，又曰摩竭提，皆訛也。”疑“訛”上有脫文。

〔4〕故城在王舍城山北倚東二百四十里，按〈西域記〉云“殑伽河南有故城，周七十餘里，”與本書下所記合，但無此文。〈法苑珠林〉所記與

此同。此波吒釐子城在阿育王時自王舍城遷都於此，亦見下文。

〔5〕多歲，《支》本作萬歲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“無量歲”。

〔6〕香茅花宮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香花宮城。

〔7〕巴，原本訛作色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〔8〕毗娑，原本及《支》本娑作婆，從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改。《法苑珠林》作婆娑。頻毗娑羅王，梵文作 Bimbisāra，依音當作娑也。

〔9〕獄，《支》本此上有其字。按獄謂無憂王所作地獄。

〔10〕無，原本作見，疑爲无之形訛，今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〔11〕言金耳國，原本爲正文，從《支》本改爲小注。

〔12〕言月也，原本爲正文，從《支》本改作小注。

〔13〕《支》本無伽字。

〔14〕《支》本無其字。

〔15〕面，《支》本作而，非。《西域記》亦作面。

〔16〕阿，原本作陀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改。

〔17〕椎，《支》本椎作槌，下同。

〔18〕那伽闕刺樹那菩薩來至，按《西域記》謂龍猛弟子提婆折伏外道，此云龍猛，實不然。《法苑珠林》同此。

〔19〕馬鳴事，《支》本事作處。《法苑珠林》作事，同此。按事謂馬鳴折鬼辯婆羅門之故事。

〔20〕瞿那末底，原本及《支》本那作摩，《西域記》作那。按梵文作 Gunamati，那字音諧，今從改。

〔21〕二十，《支》本十作百，非。《西域記》亦作十。

〔22〕唐，原本及《支》本無此字，據《西域記》、《法苑珠林》補。“唐言前正覺也”原作大字，今改小字。

〔23〕搖，原本作投，非。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〔24〕壘，《支》本作疊。

〔25〕雲，原本作相，非。從《支》本改。

[26] 面南,《西域記》作東西。

[27] 今,原本訛作合,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28] 胄,原本訛作曹,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“此言滿胄。”原作大字,今改小字。

[29] 勒,《西域記》作落。

[30] 加,《支》本作跏,此通用。

[31] 圖飾,《西域記》作塗瑩。按圖疑當作塗,音之訛。

[32] 沒,《支》本作歿。按本字作沒,今習作沒。

[33] 南北,《西域記》作東西,但石山寺本、《古》本、中尊寺本《記》文則作南北,同此。

[34] 疊,《支》本作壘。

[35] 《西域記》無泥字。

[36] 尼拘盧樹,《西域記》及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九盧作律。

[37] 坐佛,《支》本坐作座。坐、座本可通用,但此處宜作坐。

[38] 《西域記》及《法苑珠林》將作持,義同。

[39] 清黑,《支》本清作青。《法苑珠林》黑作潔。《西域記》作清黑,同此。

[40] 七,原本訛作十,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41] 優婁,《西域記》此下有頻螺二字。

[42] 目真龍池,《西域記》作“目支鄰陀龍池”,此從省文。支鄰二字爲真之切音。

[43] 五丈,《西域記》作三四丈。

[44] 大神變月,原本月作目,據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改。《西域記》作“大神變月滿之日”。

[45] 南,原本及《支》本作西,非。據《西域記》改。

[46] 雨安居,《支》本雨作夏。《西域記》作雨,同此。

[47] 《支》本度作渡,通用。

[48] 《支》本無河字。

[49] 大，原本無此字，據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補。

[50] 峭，《支》本作隋。慧琳《音義》亦作隋，云：“《說文》：高也，從卩肖聲。”按二字通用。

[51] 上，原本作止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52] 芳，《支》本作芬。

[53] 曳瑟知林，原本及《支》本曳作申。《西域記》作洩，注“移結反”，與申音大異。梵文作 Yashtivana，與《記》音相符。申蓋曳之形誤。曳、洩音同，今改。

[54] 時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事，從《西域記》改。時、事音近而誤。

[55] 雨三月，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雨作兩，但《古》本、《磧砂》本《記》文作兩，同此。

[56] 王，原本訛作正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57] 疊，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作壘。

[58] 小孤山，《西域記》山下重山字。

[59] 巖，原本訛作嚴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60] 開，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作關。按開疑本作關，關是闌之古文，見《說文》門部，與開形近而訛。

[61] 時縛迦，原本及《支》本無時字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並有之。按梵文作 Jivaka，當有時字，今據補。

[62] 藥株，慧琳《音義》云：“藥亦作柎”。

[63] 陀，原本訛作阿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慧琳《音義》改。

[64] 垂，《支》本作陲，通用。

[65] 處，原本無此字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、《法苑珠林》補。

[66] 見，《法苑珠林》見作現。按見可讀作現。

[67] 瘡，《支》本作差，通用。

[68] 隱者見處，按《西域記》云“仁智攸居，隱淪之士蓋亦爲多”，與此句義不諧。疑見字有誤，當作所或攸。

[69] 陰，原本作險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70] 昔，《支》本作古。

[71] 闍王，《西域記》及《法苑珠林》作“阿闍世王”，此從省文。

[72] 迦蘭，《西域記》蘭下有陀字。

[73] 沒，原本訛作設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74] 揭多，《西域記》此下有龜多二字。

[75] 幻日，《西域記》作幼日，但或本有作幻日者。

[76] 次北，《西域記》北作西，但《古》本、中尊寺本作北，同此。

[77] 五丈，《法苑珠林》五作八。

[78] 退飛，《西域記》作退走，義同。

[79] 擗續，原本作振續，從《支》本及慧琳《音義》改。《音義》云：“續，精息反。《說文》從系責聲。”擗，揎也，見《集韻》。

[80] 德惠德堅，《西域記》作德慧堅慧。惠、慧通用。

[81] 光友，《支》本友作支，形近而訛。《西域記》亦作友，同此。

[82] 遠古，《支》本遠作遂。按遂借作遂。

[83] 數十，《西域記》作十數。

[84] 而生如此，原本此作故。《支》本而生作生而，故作此。今從改作此。

[85] 八十尺，《西域記》作一十丈，但《古》本、中尊本亦作八十尺同此。

[86] 胄，原本作胃，不成字；《支》本作曹，亦誤。今據《西域記》改。滿胄王又見前記菩提樹翦伐事中。

[87] 此云影堅，《支》本此四字作小注，今從之。

[88] 天帝釋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釋，無天帝二字，義不明晰，今從《西域記》補。

[89] 尚，原本作內，《支》本作向，義皆不順。《西域記》作“其迹猶在”。據此，字當作尚，與猶義同，內、向並是形近而訛。今正。

[90] 燈炬照，《支》本照作然。《西域記》作“每有燈炬，常爲照燭”。疑此照字下脫燭字。

[91] 帝釋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帝，無釋字。按此山卽上文之“帝釋峰”。《西域記》亦云：“因陀羅蜜訶山（帝釋窟）東北。”此釋字不可省，今補。

[92] 迦布德，《西域記》德下有迦字。

[93] 殑伽河，《支》本無伽字，下同。

[94] 《西域記》無鬼字。

[95] 澡罐，《西域記》罐作瓶。

[96] 八出花文，原本及《支》本文作又，屬下句讀。按“八出花”義不順。《西域記》作“八出花紋”。此又字顯爲文之形訛，文與紋同字，今改。

[97] 卑濕，《支》本卑作泉。

[98] 二十餘里大寺，原本及《支》本無里字。按《西域記》云：“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”，則餘下當有里字，今據補。

[99] 般耶婆，《西域記》作般棧娑。按可洪《音義》卷一作“半娜婆”云：“亦云般捺婆，亦云波那婆”，引《西域記》云云，並作婆。但梵文此字作 panasa，娑字爲是。然婆字相習已久，不遽改。

[100] 拘摩羅王，《支》本無拘字，非。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並有。

[101] 燠，《支》本作郁。

[102] 光，原本作先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03] 賞那補羅國，《西域記》賞上有伊字。

[104] 二十餘里，原本無里字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補。

[105] 發行，原本發作教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改。

[106] 都城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二字互倒，今從《西域記》改正。

[107] 香象，《西域記》作青野象。

[108] 通，《西域記》作神通，此從省稱。

[109] 黑蜂，《支》本作黑蜂，《西域記》金陵本同。按翽謙德《解說西域記》謂“跋邏末羅耆釐”之梵文，義即黑蜂，則蜂字是也。

[110] 峭，《支》本作隋，通用。

[111] 斗，原本作升，《支》本作斗。按“斗絕”成語，《後漢書·竇融傳》云：“河西斗絕”。李賢注：“斗，峻絕也。”此文作斗爲是，從改。斗猶陡。

[112] 全石，原本及《支》本全作金。《西域記》作全石（或本全亦訛作金）。按揣文義當作全石，今改。

[113] 數十里，原本十訛作千，從《支》本改。《西域記》作“十數里”。

[114] 廊，原本訛作廊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15] 寮，原本作寮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慧琳《音義》亦作寮，音“力雕反”。

[116] 三十，原本及《支》本十訛作千，從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17] 大衆部，《西域記》衆作乘。

[118] 婆毗吠伽，原本吠作決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、《法苑珠林》改。

[119] 明辯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明作清。《法苑珠林》作明辯，同此。

[120] 波若，《法苑珠林》作般若，同。

[121] 令，原本訛作今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22] 然呪芥子，《西域記》無然字。按然猶乃也，說見《經傳釋詞》。

[123] 謂，原本作謁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24] 溫咀羅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溫作嗚。

[125] 達羅毗茶，原本茶作茶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按唐初不用茶字，說見顧炎武《唐韻正》。

[126] 瀉鹵，原本作瀉鹵，從《支》本及慧琳《音義》改。《音義》云：“《志》本作烏，誤也。”今《西域記》作烏。

[127] 色如冰雪，原本及《支》本色作香。按香字義不可通。《西域

記》云：“狀若雲母，色如冰雪，”可證當作色，今改。香疑涉上下文香字而誤。

[128] 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怛作坦。

[129] 池側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側池，從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30] 忤，《支》本作倍，同。

[131] 王，原本訛作正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32] 恭建那補羅國，原本及《支》本建作達。按《西域記》及《慈恩傳》作建（唯《傳》脫恭字），梵文作 Konkanapara。達音不諧，今從改。

[133] 《支》本無所字。

[134] 象，《支》本作像，非。

[135] 葉如棠也，《西域記》棠下有梨字。

[136] 四千餘里，原本無里字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補。

[137] 山頂有寺大，按文義不順，疑寺大二字互倒，當作大寺。《西域記》云：“山頂有伽藍”。

[138] 人盛，原本及《支》本盛作咸，於文不洽。《西域記》云：“居人殷盛”，又云：“少信佛法”，與此文相應，則咸乃盛之形訛無疑，今據改。下文茂羅三部盧國亦有“人盛”句，《支》本盛訛作咸，並可佐證。

[139] 擲枳陀國，原本枳作积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40] 有烏，此二字與下文不洽，疑有脫誤。按《西域記》云“烏波毼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，演法開導，所止之處”云云。又云：“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”云云。二事分述。《慈恩傳》不記信度河側牧牛戶事，但於無憂王建塔表佛迹下云“又有烏波毼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跡”。二文比照，《志》文此句當作“有烏波毼多大阿羅漢遊化跡”，今“有烏”下脫去其文耳。

[141] 頭髮，《西域記》作鬚髮。

[142] 復本，《支》本復作服。

[143] 人盛，原本及《支》本盛作咸。按《西域記》云‘居人殷盛’。此咸字亦盛之形誤，今改。

[144] 五千餘人，原本千訛作十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45] 外道，《支》本無外字。

[146] 搗懷，原本作拂淋，《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作拂懷。《支》本及慧琳《音義》作搗懷，今從改。下同。

[147] 伯狗子，《法苑珠林》伯作白。

[148] 臂，原本作辟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改。

[149] 《支》本無所字。

[150] 塗灰道也，《支》本灰下有外字。

[151] 鞞茶國，《西域記》鞞下有阿字。原本茶作荼，從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、慧琳《音義》改。

[152] 二十餘里，原本脫里字，據《支》本及《西域記》補。

[153] 塗灰道也，《支》本灰下有外字。

[154] 地多花果，按《西域記》云“花果少”，與此相反。

[155] 亟縛屣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亟作互。《西域記》各本及《慈恩傳》、《翻譯名義集·什物篇》並作亟，互乃形訛，今據改。

[156] 稽量那國，《支》本脫稽字。《西域記》量作薑。

[157] 出西印度境，原本出訛作山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158] 大合，《支》本無大字。

[159] 無聞，原本聞訛作間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釋迦方誌遊履篇第五

自文字之興，庖羲^[1]爲始，暨至唐運，歷代可紀而聞矣。秦、周已前，人尚純素，情不逮遠，故使通娉^[2]，止約神州。漢魏已後，文字廣行，能事鬱興，博見彌遠。故象胥載庇，藁街^[3]斯立，踰空桑而歷昆丘，度雞田而

跨鳥穴。龍文汗血之驥，雖絕域而可追；明珠翠羽之珍，乃天崖而必舉。窮兵^[4]黷武，誠大宛之勞師；擁節泥海^[5]，信王命之遐弊。及顯宗之感瑞也，創開仁化之源，奉信懷道，自斯漸盛。或慨生邊壤，投命西天；或通法揚化，振崇東宇；或躬開教迹，不遠尋經；或靈相舊規，親往詳閱。斯之多舉，並歸釋宗，故總別之，用開神略。始於前漢，至我大唐，前後通數，使之往返將二十許。且張騫尋河，本唯凡俗，然創聞佛名，則釋化之漸也。故亦通敘求法之例。今搜括傳記，條序使途，列其前後，顯然有據。

一謂前漢武帝遣博望侯張騫尋黃河之源，從北道入大宛^[6]，至大夏，見筇竹杖、蜀布，國人云：“出^[7]身毒。”身毒即天竺之訛語也。《後漢書》云：其國殷平和氣^[8]。靈智所降，賢懿挺生。神迹詭怪，理絕人區；感驗明顯，事出天外^[9]。而騫、超無聞者，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？

二謂後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，夜夢金人，身長丈餘，項佩日月光，飛行殿前。帝問羣臣，通人傅毅曰：“臣聞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。陛下所夢，將必是乎？”帝乃遣郎中蔡愔、博士秦景等從雪山南頭懸度道人，到天竺，圖其形像，尋訪佛法。將沙門迦葉摩騰、竺法蘭等還，尋舊路而屆雒陽。

三謂後漢獻帝建安^[10]十年，秦州刺史遣成光子從

鳥鼠山度鐵橋而入，窮於達嚨。旋歸之日，還踐前途，自出別傳^[11]。

四謂晉武世，燉煌沙門竺法護西遊三十六國，大賡法經，沿路譯出。至長安青門外立寺，結衆千餘。教相廣流東夏者，法護深有殊功。故釋道安云：“若親得此公筆，自綱領必正。”斯至言也。

五謂東晉隆安初，涼州沙門釋寶雲與釋法顯、釋智嚴等前後相從，俱入天竺。而雲通歷大夏諸國，解諸音義。後還長安，及以江表詳譯諸經，即當今盛行，莫非雲出^[12]。而樂栖幽靜，終於六合山，遊西有傳^[13]。

六謂東晉後秦姚興弘始年，京兆沙門釋智猛與同志十五人，西自涼州鄯善諸國至罽賓，見五百羅漢，問顯方俗^[14]。經二十年，至甲子歲與伴一人還東，達涼入蜀。宋元嘉末年卒成都。遊西有傳，大有明據，題云《沙門智猛遊行外國傳》，曾於蜀部見之。

七謂後燕建興末，沙門曇猛者從大秦路入，達王舍城。及返之日，從陀歷道而還東夏。

八謂後秦弘始二年，沙門法顯與同學慧景等發自長安^[15]，歷于填道，凡經三十餘國。獨身達南海師子國，乃泛海將經像還。至青州牢山，登晉地，往揚、荆等州出經，所行出傳。

九謂宋初，涼州沙門智嚴遊西域，至罽賓受禪法，還長安。南至揚州宋都，廣譯諸經。然以受戒有疑，重

往天竺，羅漢不決，爲上天諮彌勒，告之得戒。於是返至罽賓而卒，遣弟子智羽等報徵西返。

十謂宋永初六年，黃龍沙門釋法勇操志雄遠，思慕聖迹，招集同志僧猛、曇朗等二十五人，發跡雍部，西入雪山，乘索橋，并傳杙，度石壁，及至平地，已喪十二人。餘伴相携，進達罽賓，南歷天竺。後泛海東還廣州，所行有傳^[16]。

十一謂宋元嘉中，涼州沙門道泰西遊諸國，獲《大毗婆沙》還，於涼都沮渠氏集衆譯出。

十二謂宋元嘉中，冀州沙門惠叡遊蜀之西界，至南天竺。曉方俗音義。還廬山，又入關，又返江南。

十三謂後魏太武末年，沙門道藥^[17]從疎勒道人，經懸度到僧伽施國。及返，還尋故道。著傳一卷。

十四謂宋世高昌沙門道普經遊大夏^[18]，四塔道樹靈迹通謁，別有大傳。又高昌法盛者亦經往佛國，著傳四卷。

十五謂後魏神龜元年，燉煌人宋雲及沙門惠生^[19]等從赤嶺山傍鐵橋至乾陀衛國雀離浮圖所。及返，尋於本路。

十六謂大唐京師大莊嚴寺沙門玄奘以貞觀三年，自弔形影，西尋教迹。從初京邑西達沙州，獨陟險塞，伊吾、高昌，備經危險。時高昌王麴氏爲給貨賂，傳送突厥葉護牙所，又被將送雪山以北諸蕃胡國，具觀佛

化。又東南出大雪山，達諸印度，經由十年。後返，從葱嶺南雪山北，歷諸山國東歸，經于闐婁蘭等，凡一百五十國。貞觀十九年安達京師。奉詔譯經，乃著《西域傳》一十二卷。

余歷尋《僧傳》，并博聽聞，所遊佛國，備之前矣。然記傳所見，時互出沒，取其光顯者，方爲敘之。至如法維、法表^[20]之徒，標名無記者，其計難緝。又隋代往還，唐運來往，咸續履歷，具程油素，諸如此例，何可具焉！

校勘記

〔1〕庖羲，《支》本及慧琳《音義》羲作犧，同。

〔2〕通娉，《支》本娉作聘，同。

〔3〕藁街，原本訛作藁衛，《支》本作藁街，慧琳《音義》作藁街。按《三輔黃圖》卷二及《漢書·陳湯傳》並作藁街，今從改。

〔4〕窮兵，原本兵訛作丘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〔5〕擁節泥海，按此泥字作動詞用，讀如《論語·子張篇》“致遠恐泥”之泥。

〔6〕大宛，原本宛作苑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〔7〕出，原本訛作之，從《支》本及《史記·大宛傳》改。

〔8〕殷平和氣，按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云：“殷乎中土，玉燭和氣。”此節引，但乎改作平，與原義稍殊。

〔9〕天外，原本天作太，據《支》本及《後漢書》改。

〔10〕建安，原本及《支》本安作元，據後漢 獻帝無“建元”年號，“建元”當是“建安”之誤，今改。

〔11〕自出別傳，原本自作目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〔12〕莫非雲出，按《高僧傳》卷三《釋寶雲傳》云：“晚出諸經，多雲所治定。”

〔13〕遊西有傳，《高僧傳》云：“其遊履外國，別有記傳。”

〔14〕問顯方俗，《高僧傳》卷三《智猛傳》云：“猛諮問方土，（羅漢）爲說四天子事，具在《猛傳》。”

〔15〕長安，原本長作常，從《支》本及《法顯傳》改。

〔16〕所行有傳，《高僧傳》卷三《曇無竭（即法勇）傳》云：“所歷事迹，別有傳記。”

〔17〕道藥，《洛陽伽藍記》卷四作道榮，但吳琯本、《漢魏叢書》本榮作藥，同此。

〔18〕經遊大夏，《高僧傳》卷二《道普傳》大夏作西域。

〔19〕惠生，原本及《支》本惠並作道。按《洛陽伽藍記》卷四作惠生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有《慧生行傳》一卷，慧、惠同字，則道字當誤，今正。

〔20〕法維法表，《高僧傳》卷二《曇無讖傳》云：“又有竺法維、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”，即此二人。

釋迦方誌通局篇第六

法王利見，未隔中邊。適化無方，豈專形教？致使聞同解異，說一悟殊；登位地而上征，結封迷而下降，全身碎身之相，聚塔散塔之儀；神光燭而邪計摧，靈迹挺而深信結。斯徒衆矣，具列前篇。自法水東流，道光西照，聲榮之盛，騰實東川。育王表塔，創啓隆周；釋父景形〔1〕，鬱興炎漢。自斯歷代，世積彌繁。景匪〔2〕西

天，獨揚神化。故經云：“正法後彼，先於北方，次及東南，至中方滅。”此之震旦，南望華胥，滅度之儀，迴身北首，卽其事矣。所以依錄編次，以爲《通局篇》云。

按《周書異記》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，甲寅歲，四月八日，江河泉池忽然泛漲^{〔3〕}，井水溢出，山川震動。有五色光入貫太微，遍於西方^{〔4〕}，盡作青紅^{〔5〕}色。太史蘇由曰：“有大聖人生於西方，一千年外聲教及此。”昭王卽勅鑄石記之，埋於南郊天祠前。此卽佛生之時也。

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，數見西方光氣，蘇由先說聖人處世，卽與相國呂侯乘驂騑八駿西行求佛，因以禳^{〔6〕}之。

周穆王五十三年^{〔7〕}，壬申歲，二月十五日平旦，暴風忽起，損舍折木，地動天陰。西方白虹十二道。太史扈多曰：“西方聖人滅矣。”此卽涅槃之相也。有說云佛生周莊、魯莊之世者，今取多文爲錄。

《史錄》曰：^{〔8〕}“商大宰嚭問孔子曰：‘孰爲聖人？’孔子曰：‘西方之人有聖者焉，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’”

《老子西昇經》云：“吾師化遊天竺，善入泥洹。”

前漢孝武帝元狩^{〔9〕}中，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^{〔10〕}，過居延山，獲昆耶、休屠王^{〔11〕}等，又獲金人，率長丈餘，列之於甘泉宮。帝以爲大神，燒香禮拜。及開西域，遣張騫使大夏，還云：“有身毒國。”身毒國一名天竺，始聞

浮圖之教。此卽佛之形教相顯之漸也。

哀帝元壽年，使景憲往大月氏國，因誦《浮圖經》。還漢，當時稍行浮圖齋戒。

成帝時，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，《傳》云：“向博觀史籍，往往見有佛經。及著《列仙傳》云：‘吾搜檢藏書，太史^[12]創撰《列仙圖》，黃帝以下迄至于今，定檢實錄一百四十六人，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’。”據此而明秦周已前，早有佛法，流行震旦。何以取知，今案所列。故《佛傳》云：佛滅度後一百一十六年，東天竺國有鐵輪王，統閭浮提，收佛靈骨，役使鬼神，一億人處爲起一塔，四海之內，合起八萬四千。故此九洲之地，並有遺塔，云是育王所造。當此周厲王之時^[13]。故塔興周世，經二十餘王，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，育王諸塔由此淪亡。佛經流世，莫知所在。又釋道安、朱士行等《經錄目》云：“始皇之時，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，齎持佛經來化始皇。始皇弗從，遂囚禁之。夜有金剛丈六人來，破獄出之。始皇驚怖，稽首謝焉。准此而言，則知秦、漢以前，已有佛法。”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，亦在七十之數，今《列仙傳》見有七十二人。案《文殊泥洹^[14]經》，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，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說法人。案《地理志》、《西域傳》云：雪山者，卽葱嶺也。其下三十六國，先來^[15]奉漢。其葱嶺連亘，東至終南。文殊來化仙人，卽斯地也。詳而驗

之，劉向所論，可爲證矣。

《後漢·郊祀志》曰：「佛者，漢言覺也，將以覺悟羣生也。統其教以修善，慈心爲主，不殺生類，專務清淨。其精者爲沙門，漢言息心^[16]。剃髮毀容，去家出俗，絕情洗欲，而歸於無爲也。又以人死精神不滅，隨復受形，所行善惡，後生皆有報應。所貴行善修道，以練其精神。練而不已，以至無生，而得爲佛也。身長丈六尺，黃金色，項中佩日月光，變化無常，無所不入，故能化通萬物，而大濟羣生也。有經書數千卷，以虛無爲宗，包羅精麤，無所不統。善爲宏闊勝大之言，所求在於一體之內，所明在於視聽之表，歸於玄微深遠，難得而測。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，莫不慄^[17]然自失也。」（餘如漢法本內傳。）

《魏書》云：「蔡愔得佛經《四十二章》及釋迦立像，明帝令畫工圖寫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，經文緘於蘭臺石室。愔之還也，以白馬負經而至，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。」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，皆因行業而起，有過去、當今、未來三世也。其修道階次心行，等級非一，皆緣淺以至深，藉微以爲著，率在於積仁順、蠲嗜欲、習虛靜而成通照也。其始修心則依佛、法、僧，受三歸也。三歸如君子之三畏。又有五戒，斷煞、盜、淫、妄語、飲酒。大意與仁、義、禮、信、智同云。奉持之則生人天勝處，離鬼畜諸苦。言善惡之處，凡有六道，在於防心

正身口，總爲十善也。能具此者，近獲天報，遠得菩提。佛以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，超相異者^[18]三十有二。既去世後，弟子等以香木焚身。靈骨分碎，大小如粒，其色紅白，擊之不壞，焚之不焦，每有光明神驗。及後阿育王者，以神力分佛舍利，使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寶塔。今洛陽、彭城、扶風、蜀郡、姑臧、臨淄等皆有塔焉，並神異矣。

《吳書》曰：「赤烏四年，有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者，行化道也。初達吳地，營立茅茨，設像行道。吳人初見，謂爲妖異。有司奏聞，吳主孫權問曰：‘佛有何靈驗耶？’會曰：‘佛晦靈迹，出餘千載，遺骨舍利，應現^[19]無方。’權曰：‘若得舍利，當爲起塔。’經三七日，遂獲舍利，五色曜天，剖之逾堅，燒之不然，光明出火，作大蓮花，照曜宮殿。吳主歎異，信心乃發，爲造建初寺，度人出家。權問尚書令都鄉侯闕澤曰：‘漢明已來，凡有幾年？佛教入漢既久，何緣始至江東？’澤曰：‘從永平十年至今赤烏四年，合一百七十年。然以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較試^[20]之時，道士不如。南岳褚善信、費叔才等在會，自憾^[21]而死，門徒子弟歸葬南岳，不預出家，無人流布。後遭漢政陵遲，兵戈不息，經今多載，始得興行。’吳主曰：‘孔丘、老子得與佛比對不？’澤曰：‘臣尋魯孔丘者，英才誕秀，聖德不羣，世號素王，制作經典，訓獎周道，教化來葉，師儒之風，澤潤今古。亦有逸

民，如許成子、原陽子、莊子、老子等百家子書，皆修身自玩，放暢山谷，縱大^[22]其心，學歸澹泊。事乖人倫長幼之節，亦非安世化民^[23]之風。至漢景帝以黃子^[24]、老子義體尤深，改子爲經，始立道學，勅令朝野悉諷誦焉。若將孔、老二家遠方^[25]佛法，遠則遠矣。所以然者，孔、老設教，法天制用，不敢違天。諸佛設教，天法奉行，不敢違佛。以此言之，實非比對，明矣。’吳主大悅，以澤爲太子太傅。”

《魏書》：“明帝曾欲壞宮西浮圖，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，以舍利投水，仍有五色光起。帝加歎異，乃於道東作周閭百間，以爲精舍。”

吳後主孫皓虐政，廢棄淫祀，佛寺相從，亦同廢限。諸臣僉曰：“康會感瑞，太皇創寺，若遂除毀，恐貽後悔。”後宮內掘地得金像，皓乃穢之，陰處尤痛，聲叫難忍。太卜曰：“犯大神所爲。”於是廣祈名山大川，罔不畢至，而痛苦彌甚。有請祈佛者，皓曰：“佛爲大神耶？試可求之。”一請便愈。乃以馬車迎會，爲陳報應。皓見本業百二十願^[26]皆爲衆生，深加敬重。仍於會所，從受五戒。准此掘地獲像，明知秦周有佛教驗矣。

西晉愍帝建興元年，有二石像浮于吳松江，漁者疑爲海神，延巫祝以迎之。風濤更盛。奉黃、老者謂是天師，復往迎接，風浪如初。奉佛居士朱膺^[27]者，吳縣人，素有誠信，共東靈寺帛尼并信者數人，至滬瀆口迎

之，風潮忽靜。遙見二人至，乃石像立，高七尺。波中捧上，置通玄寺，銘其背，一名惟衛，二名迦葉。莫測帝代，而字迹分明。

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二月八日^[28]，沙門釋道安威德昭彰，擅名字內。於襄陽郭西鑄丈六無量壽像。明年季冬，嚴飾成就，像乃西行，上於萬山。于時鄉邑驚嗟，迎歸本寺。仍以其夕出住寺門。刺史郗恢乃改名金像寺。梁武^[29]普通三年，帝於建興苑鑄大金銅像，花趺高六尺，廣一丈許^[30]，敕劉孝儀爲文，立碑贊德^[31]。及周武之滅法也，建德三年，有太原公王康^[32]爲荊州刺史^[33]，副將長孫哲不信佛法，先欲壞之，遣百餘人以繩繫項，挽全不動。哲謂不用力，杖之令牽，如故不動。又加三百，乃至五百，牽之乃倒，聲震地動。卽令毀之，揚聲自快。乃馳馬欲報刺史，裁可百步，蹶然^[34]落地，失音^[35]直視，尋爾而卒。道俗唱快。當毀像時，於腋下倒垂衣內著銘云：“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。此像更三周甲午，百八十年，當滅。”計勘年月，悉符同焉。信知印手聖人，誠不虛矣。然以事推，安以太元三年戊寅之歲，則符堅建元十五年也，與朱序^[36]習郁^[37]被俘秦土，太元十年，在關便化。化後十年，歲方甲午，一往橫望，年紀參差，預覩未然。三經甲午，取其大運之極數，又顯印手之通聖云。

晉太元中，沙門曇翼者於荊州造長沙寺，寺成而未有佛像。翼曰：“大聖遺跡，遍閭浮提，豈我無感而不降耶？”乃潔齋祈仰，以二月八日夜見^[38]于城北，形儀嚴肅，高于七尺，光相衝天。諸處迎接，初不能起。翼曰：“將非通感所致，降我長沙乎？”乃與三人捧之，颯然輕舉，迎入寺中。昔經夜行人謂怪異，以刀擊之，鎗^[39]然作聲，視乃金像。刀所擊胸，文現於外。後罽賓僧云：是育王像也。光上有字，時大重之。梁武聞之，屢迎東下，雖加事力，終無以致。後竭丹歟，鄭重慰勸，方乃下船。去都十八里，帝自出迎，尋路放光，相續不絕，道俗稱慶。後在太極殿，重興供養。晚出大通門入同泰寺，又加供養。及寺火燒，堂刹並盡，唯像居殿，巋然獨存。晚還荊州本寺，夜出繞塔，降靈非一。及元帝崩，諸有凶事，輒流汗在地。近太宗晏駕，亦如前流汗。其瑞極多。

晉咸和中，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橋浦有異光，使人尋之，得一金像，無有光趺。載至長干巷口，牛住不行。乃任所之，徑趣長干寺。後數年，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見銅蓮花趺浮水上，乃以表聞。敕送像足。宛然符合。後有天竺五僧詣悝云：“昔於本國得阿育王像，至鄴遭亂，藏于河岸。近感夢云：吾已出江南，爲高悝所得。”乃引至寺，僧見流涕，像爲放光，照于內外。僧曰：“此像乃育王第四女所造^[40]，文在花趺上。”因檢同焉。

又云“本有圓光，計應尋至。”後晉咸安元年，交州合浦採珠人董宗之見海底光浮出水上，尋得佛光。以事奏聞，簡文敕施像背，孔穴懸同，光色無改。四十餘年，江海隔絕，一朝方具，人百懷嗟。自晉及陳五代君王，莫不親敬，每有亢旱，請像乘輦入宮祈請^[41]，無不畢雨。陳氏禎明中，其像自然轉身面西，雖正還爾，具以奏聞。帝延處太極，設齋行道，像乃脫七寶冠挂手。帝燒香誓曰：“若國不祥，願重現相！”仍以冠首，至明還脫，君臣失色。及隋滅陳，朝佐露首面縛入京。文帝知之，延至宮內，常侍供養。後下敕曰：“朕老不能久立，可作坐育王像進內。其本像於興善供養。”寺見形小，置于北面，及明，乃見在南，相從內愧。今現在殿，圖寫殷矣。（及仁壽立塔一百餘州，皆有光瑞，如感應傳。）

元魏太武大延元年，有沙門劉薩何^[42]者，家于離石南高平原，今慈州也。昔行至涼州西^[43]番禾^[44]郡，東北望御谷而遙禮曰：“此山當有像現，靈相備者，世樂時平。如其有闕，世亂民苦。”後經八十七歲^[45]，至魏正光元年，因大風雨雷震，山巖挺出像身，一丈八尺，形好端嚴，唯無其首。登即選石命工，安訖還落。魏道凌遲，其言驗矣。至周元年始治涼州城，南^[46]七里澗忽見佛首，石采光明，乃往安之，恰然符合。神儀彫缺，四十餘年，身首異處，二百餘里，一朝圓具，衆咸嗟嘆。時有燈光流照，鍾聲飛響，莫知來處。建德初年，像首頻

落。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，乃令安處，夜落如故。經于數十，更換餘頭，終墮如故。後滅佛法，僅得四年，國喪滅嗣，斯言又驗。故模寫其狀，畢量有差，今爲感通寺焉。何遂死于酒泉城西七里澗中，骨如葵子，人拾穿之，如彼寺碑。余以貞觀初年歷遊關表，故謁何之本廟，在慈州寺中，形影端峙，日有隆敬。自石、隰、慈、嵐、延、丹、綏、銀等州，並圖形崇養，號爲劉師佛焉。

元魏天平年中，定州募士孫敬德造觀音像，自加禮敬。後爲劫賊所引，不勝拷楚^[47]，妄承其死，將加斬決。夢一沙門令誦《救生觀世音經》千遍，得脫。有司執縛向市，且行且誦，臨刑滿千。刀斫自折，以爲三段，皮肉不傷。三換其刀，終折如故。視像項上有刀三迹，以狀奏聞。丞相^[48]高歡表請免死，敕寫其經，廣布於世，今謂《高王觀世音》焉。自晉、宋、梁、陳、魏、燕、秦、趙，國分十六，時經四百，觀音、地藏、彌勒、彌陀，稱名念誦，獲其將救者，不可勝紀，其諸傳錄，故不備載。

梁高天鑒年，於本第造光宅寺，鑄金銅丈八像。將就冶鑄，疑銅不足，始欲上請，便有傳詔領銅十五車至，云奉敕送寺。卽就融寫^[49]，一鑄便成，惟覺高大，試量乃二丈二尺。以狀奏聞，敕云初不送銅，斯爲通感，遂鑄於花趺，以爲靈誌，於今存焉。

陳武帝崩，兄子蒨嗣業，造輶輅車，乃取梁武重雲殿中珠珎^[50]，以飾送終。人力既豐，四面齊至，但見雲

氣擁結，流繞佛殿，自餘方左，開朗日耀^[51]。須臾，大雨洪注，雷電震吼，煙張殿表，火烈雲中，流光布焰，高下相屬。並見重雲殿影，金銀二像、八部神王，并及帳座，一時騰舉，煙火挾之，欻然遠滅，觀者傾國。及晴之後，覆看故所，唯礎存焉。至月餘日，有從東州來者，云於是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於海上。有望海者有時見之。

魏氏洛京，明帝、胡后造永寧浮圖，去地千尺，闔浮一洲，無勝斯塔。後爲天震，緣略同前。有人東海亦見其相。又魏氏北臺、恒、安石窟，三十里內，連次而列，高二十餘丈，內受千人，終劫不朽^[52]。

震旦海曲神州諸山，往往聖寺感見非一，且述三兩，用爲實錄。昔晉太元初，有燉煌沙門竺曇猷，乞食坐禪，強志勤業。遊會稽剡縣石城山，羣虎來前，猷爲說法。一虎獨睡，乃以如意打頭，有十圍蛇繞之，初無怖色。又山神捨宅與之。又往赤城山宴坐。此山與天台瀑布、四明連屬，父老云^[53]“天台山有聖寺”。猷往尋之。石橋跨谷，青滑難度。橫石斷路，無由得達。夕宿橋首，聞彼行道唱薩聲，便潔齋自勵。忽見橫石洞開，猷便前度，具覩精舍，神僧燒香。中食畢，謂曰：“劫後十年，自當來此。”又有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，感一神僧，夏中聽講，自恣訖，辭云在竹林寺，邀通過寺。通具問道徑。明年尋至，在鼓山東鄴之西北，神僧迎

接，具見門闕房宇^[54]華敞^[55]，林竹切天。經宿周流，意言道合，便有終焉之思。神僧爲諮大和尚^[56]，乃不許之。及還返路，三里之外，返望莫覩。後之往者，不知其處。近鄧州沙門道勤者，於州北倚立山追訪仙寺，如言具見。周循歷覽，實爲佳寺。衆具皆備，但不見人。却下重尋，便失歸路。乃於道次築室擬尋。又汾州東介山^[57]抱福巖者，山居之僧數見沙門乘空來往。又益州東三學山，常有神燈，空中照耀。齋日倍多。又涼州南洪崖窟，沮渠蒙遜所造，碑寺現存。有塑聖僧常自行道，人來便止，人去尋行。故其旁側足跡納納爾。斯徒衆矣，不可具云。余聞《入大乘論》尊者賓頭盧、羅睺羅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，又有九億無學亦此洲中未入涅槃。准此而詳，今諸山居多聞磬聲，或尋遇寺，豈非諸聖之所處乎？

今約通局諸門以分，一約往世，二約賢劫，三約釋迦一佛爲候。初約往劫，用辨通塞者，如上所列，往劫行事，薩埵捨身，流血尚在。達拏捨子，杖捶遺血。布髮掩泥之所，捨身求偈之地，月光斬首，尸毗飼鷹^[58]。斯等遺蹤，並惟古劫，計數災蕩，如何尚存？印度名僧，亦決斯致，理如所問，無宜獨留，而往事往生彌綸於五印者！有人云：“此乃如來神力，菩薩至行，雖有三災，不可除滅，後成世界依而集之。”有人言：“三災之化，無往不除，但欲使後代可師仰，故世界初成，依古遺蹤相

似而現，并佛之化迹神感所爲。故五不思議中一爲佛力也。所以往劫生事，依依列之。”二約同劫以明，且如一鉢，千佛共同。故《傳》云釋迦受食，四王奉鉢。滅後流行，至毗舍離，若千百年，又至乾陀衛，又至月支、于闐、龜茲，當達振旦，返師子國，還來天竺，上昇兜率天。彌勒見曰：“釋迦佛鉢今來至此，七日供養，還下龍宮。”彌勒道成，四王還獻。二者龍宮佛影，千佛同留。三者方石說法，千佛同坐，即健陀卑鉢樹下者。四者石塔盛衰^[59]，千佛同候。上《傳》之中，多明四佛行坐之迹。准此未來，抑亦可見。三明釋迦一代通局不等。如天道寶階，滅無遺緒。吒王^[60]大塔，七化已三。道樹滅而更生，佛跡毀而還現，楊枝摧而重出，舍利試而逾靈。諸如此例，故應不通後佛。至如難足迦葉，留化慈尊；山宮^[61]明辨，持身待聖。沮渠滅定之侶，摩支應供之徒，事局未來，神遊絕域，皆爲明道開顯塵蒙、慈導有情、澄神諸有故也。

校勘記

〔1〕景形，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卷二十景作影。按景、影可通用，但此處作動詞用。

〔2〕景匪，《法苑珠林》景作量。

〔3〕漲，慧琳《音義》云：“《志》本作漲，非也。”

〔4〕西方，《續集古今佛道論衡》引《周書異記》西作四。《廣弘明集》卷十一及《法苑珠林》引作西，同此。

〔5〕青紅，〈支〉本紅作虹。按〈廣弘明集〉、〈法苑珠林〉、〈續集佛道論衡〉作紅，同此。

〔6〕襪，原本作襪，從〈支〉本及〈廣弘明集〉、〈續集佛道論衡〉改。〈法苑珠林〉亦作襪，但脫“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”云云文。

〔7〕五十三年，〈續集佛道論衡〉三作二。

〔8〕史錄曰，按〈廣弘明集〉卷一載此文，題注云：“出〈列子〉。”又卷十一釋法琳〈對傅奕廢佛僧事〉引作“史錄”，同此。

〔9〕元狩，原本狩作獸，從〈支〉本及〈法苑珠林〉改。

〔10〕阜蘭，〈支〉本阜作畢，通用。

〔11〕獲昆耶休屠王，按〈魏書·釋老志〉云：“昆邪王殺休屠王，將其衆五萬來降。”此文節引，稍有出入。道宣〈廣弘明集〉卷二引〈釋老志〉作“獲昆耶王”，又稍有異，與此文略同。耶、邪通用。〈史記·衛將軍驃騎列傳〉作“渾邪王”。昆、渾音亦同部，通用。

〔12〕太史，〈廣弘明集〉卷十一法琳〈對傅奕廢佛僧事〉太史上有緬尋二字。〈法苑珠林〉無之，同此文。

〔13〕當此周厲王之時，〈法苑珠林〉作“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之歲”。

〔14〕泥洹，〈廣弘明集〉作涅槃，義同。〈法苑珠林〉作般若泥洹四字。

〔15〕先來，〈廣弘明集〉來下有屬字。

〔16〕息心，〈法苑珠林〉心作惡。

〔17〕懃，慧琳〈音義〉作遽，云：“〈方志〉從心作懃，俗字也。”按〈廣弘明集〉卷一及〈法苑珠林〉引〈郊祀志〉亦作懃。

〔18〕超相異者，原本超作起，〈支〉本作超。按〈釋老志〉作“姿相超異者”。起與超形近易訛，今正。但疑超相二字互倒。

〔19〕應現，〈支〉本現作見，通用。

〔20〕較試，〈支〉本作犗力，〈廣弘明集〉卷一引〈吳書〉作角力。

[21] 自憾，原本及《支》本憾作感，據《廣弘明集》改。

[22] 縱大，《廣弘明集》大作佚，《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》卷一作汰。按汰或從太作汰（見《集韻》）音太，過也。此大字讀如大，同泰，義同。

[23] 安世化民，《廣弘明集》作安俗化民，《集佛道論衡》作安俗化物。按世民二字正觸唐太宗諱，當時照例避之，以作俗作物爲宜。

[24] 黃子，《支》本作黃帝。《廣弘明集》、《集佛道論衡》作黃子，同此。按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學道論於黃子。”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“《儒林傳》曰：黃生好黃老之術。”但此黃子雖治黃老術，不足與老子並列。本文之黃子當爲黃帝之別稱。

[25] 遠方，《廣弘明集》、《集佛道論衡》遠作比。

[26] 百二十願，《高僧傳》卷一《康僧會傳》作“百三十五願”。

[27] 朱膺，《法苑珠林》作朱應。

[28] 二月八日，《法苑珠林》卷二十一“二月”作“四月”。

[29] 梁武，《法苑珠林》梁上有至字。

[30] 鑄大金銅像花趺高六尺廣一丈許，《法苑珠林》作“鑄金銅華趺，高五尺九寸，廣九尺八寸。莊嚴既訖，泝流送之，以承像足”。按原文有脫，於義不明，當從《珠林》。

[31] 劉孝儀爲文立碑贊德，《法苑珠林》作“立碑頌德，劉孝儀文，蕭子雲書”。

[32] 王康，《法苑珠林》作王秉。

[33] 荊州刺史，《法苑珠林》荊州作襄州。

[34] 蹠然，原本及《支》本蹠作塌。慧琳《音義》作蹠，云：“《埤蒼》云：蹠，踢地聲也。《古今正字》從足畱聲。”今從改。

[35] 失音，原本音作瘖，《支》本作音。按瘖卽失音，不當云失瘖，今從改。《法苑珠林》亦誤作失瘖。

[36] 朱序，原本朱訛作未，從《支》本改。朱序與道安、習鑿齒同爲秦王苻堅所俘，見《高僧傳》卷五《釋道安傳》。

[37] 習郁，按《晉書·習鑿齒傳》云：“習鑿齒字彥威，襄陽人。”不言其名郁。《高僧傳》亦作習鑿齒。鑿齒或別名郁？此疑別有所據。

[38] 見，《支》本作現。

[39] 鎗，《支》本作鏗。

[40] 此像乃育王第四女所造，《法苑珠林》記此爲求那跋摩語。

[41] 祈請，《支》本請作懇。

[42] 劉薩何，《法苑珠林》何作訶。

[43] 涼州西，原本西訛作四，從《支》本改。《法苑珠林》亦作西，下有“一百七十里”五字。

[44] 番禾，《法苑珠林》禾作和。

[45] 經八十七歲，《法苑珠林》作“經八十載”。

[46] 南，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作東。

[47] 拷楚，原本拷作拷，從《支》本改。《法苑珠林》作考，又卷二十五作拷，同。

[48] 丞相，原本丞訛作承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49] 融寫，《法苑珠林》卷二十一融作鎔，通用。

[50] 珠珩，《法苑珠林》卷二十二珩作珮。

[51] 開朗日耀，《法苑珠林》日耀作無陰。

[52] 終劫不朽，原本此四字作小注，今從《支》本改爲正文。

[53] 父老云，原本云作天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54] 房宇，原本宇作牢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55] 華敞，原本敞訛作敝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56] 大和尚，《支》本尚作上，通用。

[57] 介山，《支》本介作界。

[58] 飼鷹，慧琳《音義》云：“〔飼〕《說文》作飢，從人食聲。《方志》作飼，俗字也。”

[59] 盛衰，原本盛訛作感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60] 吒王，按《佛教大辭典》以爲罽膩吒王之簡稱，然據此文所記乃迦膩色迦王故事，或迦膩王亦有吒王之稱歟？又按罽膩吒王相傳亦爲大月氏王，疑與迦膩色迦王爲一人也。

[61] 山宮，原本山作小，從《支》本改。事見《遺跡篇》及《西域記》。

釋迦方誌時住篇第七

案索訶世界一大劫中，千佛出世。尋夫劫波之號，不可以時數推之，假以方石芥城，准爲一期之候，中含四大中劫，爲成、住、壞、空也。如從十歲增至八萬，復從八萬至於十歲，經二十反，爲一小劫。二十小劫爲一成劫。以年算之，則經八千萬萬億百千八百萬八萬歲也，止爲一小劫耳。今成劫已過，入住劫來，經十小劫^[1]，釋迦如來住劫第四，尚餘九百九十六佛次續興焉。

依《摩耶經》：“如來滅後，正法五百年，像法一千年。”又依《善見毗婆沙》云：“如來滅後，正法千年，像法亦爾。以度女人，故正法減五百年。若諸女人能遵八敬，如法行道，正法住世還得千年。”又云：“佛法住世一萬年。初五千年，修道出家，得三達靈智。後五千年，出家修道，不得三達靈智。過此已後，經歸龍宮，像自頽壞。諸比丘等同於俗流，唯有剃髮袈裟而已。”（佛法之垂振旦^[2]，三被誅焚。初^[3]赫連勃勃號爲夏國，初破長安，遇僧^[4]

皆煞。二魏太武用崔皓〔5〕言，夷滅三寶。後悔，皓加五刑。三周武帝但令還俗。皆不得其死。如傳所詳也。）

校勘記

- 〔1〕十小劫，《支》本十作九。
- 〔2〕振旦，原本旦訛作且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- 〔3〕初，原本作勿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- 〔4〕遇僧，原本遇訛作過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- 〔5〕崔皓，按史傳皓並作浩，以下同。

釋迦方誌教相篇第八

自釋教之來振旦，開濟極焉。發悟踈通，廓清塵染，其中瑞應，具編前聞。且述〔1〕數條，用程無惑〔2〕。昔士行尋教，意在大乘，將發西域，乃有留難。遂將經投火，經身不灰，火爲之滅。東達〔3〕此土，卽《放光經》是也。又曇無讖獲《涅槃經》，至於涼土，盜者夜竊，舉而不起，稽首謝焉。周武之凌法也，像毀經焚，咸見藏經相從騰上，奄入空際。如斯衆矣，不可具書。然弘教在人，有國爲本，度人立寺，圖像譯經，世約相求，故叙由來昌明佛教，而漢魏已往固無得而稱聞。晉宋迄今，輒略銓序。

晉世祖武皇帝（大弘佛事，廣樹伽藍。）

晉惠帝（洛下造興聖〔4〕寺，供常百僧。）

晉愍帝^[5](於長安造通靈、白馬二寺。)

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，譯經一十三人，七十三部。

僧尼三千七百人。

晉中宗元帝(江左造瓦官、龍宮二寺，度丹陽千僧。)

晉肅宗明帝(造明興^[6]、道場二寺，集義學百僧。)

晉顯宗成帝(造中興、鹿野二寺，集義學千僧。)

晉太宗簡文帝(造像度僧，立寺長干^[7]，起木塔。)

晉烈宗武帝(造皇泰寺，本第立本起寺。)

晉安帝(於育王塔立大石寺。)

右東晉一百四載，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，譯經二十七人，二百六十三部。

僧尼二萬四千人。

宋高祖武帝(口誦梵本，手寫戒經，造靈根、法王四寺，供千僧。)

宋太宗明帝(造丈六金像，齋感舍利，造弘普中寺，召諸名僧。)

宋太祖文帝(奉齋不殺，造禪靈寺^[8]，常供千僧。)

右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，譯經二百一十部^[9]。

僧尼三萬六千人。

齊太祖高帝(手寫《法花》，口誦《般若》，四月八日常傳金像^[10]，七月半日^[11]普寺送盆^[12]，供僧三百，造陟屺、正觀二寺。)

齊世祖武帝(造招玄、遊賢二寺，三百名僧、三教格量[13]，四年考定[14]。)

齊高宗明帝(寫一切經，造千金像[15]，口誦《般若》，常持《法花》[16]。造歸依寺，召集禪僧，常持六齋。)

右齊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，譯經七十一部。

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。

梁高祖武帝(制《五時論》，轉四方等[17]，造光宅、同泰五寺，常供千僧。國內普持六齋八戒。)

梁太宗簡文帝(建資敬[18]、報恩二寺，刺血自書《般若》十部。太后忌日，不食而齋[19]。撰《法集記》二百餘卷，《法寶聯璧》亦二百餘卷。)

梁中宗元帝(造天居、天宮二寺，供有千僧。自講《法花》、《成實》。)

右梁 [20] 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，譯經二百四十八部。

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。

梁宣帝

梁明帝

右二主中興社稷於荊州，造天皇、陟屺、六明等諸寺。治在江陵一州，佛寺一百八所。

僧尼三千二百人。

陳高祖武帝(揚州造東安、興聖[21]、天居四寺。寫一切經十二藏，造金銅像一百萬軀，度僧七千人，治古寺三十二所。)

陳世祖文帝（寫五十藏經，度僧尼二萬〔22〕人，治古寺六十所。）

陳高宗宣帝（揚州禁中造大皇〔23〕寺、七級木塔，又造崇皇寺，剎高十五丈，下安〔24〕佛爪。造金像二萬餘軀，治故寺五十所，故像一百三十萬軀，寫十二藏經，度一萬人〔25〕。）

右陳世五主，三十四年，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，官造者六十八。郭內大寺三百餘，僧尼三萬二千人。譯經十一部。《輿地圖》云：“梁氏都下舊有七百餘寺，屬侯景作亂，焚燒蕩盡。有陳既統國，及下民備皆修葺，表塔相望，星羅揭輦，經像之富，不可殫言。”

魏（元氏）太祖道武皇帝〔26〕（於虞地〔27〕造十五級塔，又造開泰、定國二寺，寫一切經，造千金像。三百名僧每日〔28〕法集。）

魏高宗文成帝（重復佛教，更開釋門，凡度僧尼三萬許人。）

魏顯祖獻文帝（造招隱寺，召坐禪僧。）

魏高祖孝文帝（於鄴造安養寺，召四方僧，六宮侍女皆持年三長月〔29〕、六日齋〔30〕，慕道者放令出家。手不釋卷，頃便〔31〕爲講。爲先皇再治大覺，〔32〕大行供施，度僧尼一萬四千人。）

魏世宗宣武帝（於式乾殿自講《維摩經》，造普通、大定四寺，常供千僧。）

魏肅宗孝明帝 (於鄴下造大覺寺。)

魏敬宗孝莊帝 (造五精舍，一萬石像。)

西魏武帝 (長安造陟岵寺，供二百僧。)

魏文帝 (造般若寺，用給貧老〔33〕，口誦《法花》，身持佛戒。)

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，一百七十年，國家大寺四十七所，北臺、恒、安鑄石置龕，連三十里。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。百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。總度僧尼二百餘萬，譯經四十九部。佛教東流，此焉爲盛。唯太武世信用司徒崔皓佞說，凌廢正教，潛隱七年。後知詐妄，戳誅崔氏，還興佛教，光闡於前。

齊高祖文宣皇帝 (登祚受禪，於僧稠禪師〔34〕受菩薩戒，斷肉

禁酒，放鷹除網，又斷天下屠〔35〕。年三月六日〔36〕，勸民齋戒。公私葷辛亦除滅之，度人八千。)

齊肅宗孝昭帝〔37〕 (爲先皇寫經一十二藏，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。度三千許僧。)

齊世祖武成帝 (造寶塔，轉大品經。)

右高齊六君，二十八載，皇家立寺四十三所，譯經一十四部，度人與魏相接。

周孝明帝 (爲先皇造織成像，高二丈六尺，等身檀像一十二軀，并諸侍衛。)

周太祖文帝 (於長安立追遠、陟岵〔38〕、大乘等六寺，度一千人。又造五寺，供養寶禪師徒衆。)

周高祖武帝（爲文皇造錦像，高一丈六尺。寶塔百二十軀〔39〕，又京下造寧國、會昌、永平三寺，凡度僧一千八百人，寫經一千七百部。後遇張寶所佞，方爲不善之首，廢僧尼三百萬人。）

周孝宣帝（重隆佛日，造塑像〔40〕四龕，一萬餘軀，寫《般若》經三千卷〔41〕，六齋八戒，常弘不絕。）

右周世宇文氏五帝，二十五年，合寺九百三十一所，譯經一十六部〔42〕。

隋高祖文皇帝（開皇三年，周朝廢寺咸爲立之，名山之下，各爲立寺。一百餘州立舍利塔，度僧尼二十三萬人，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，寫經四十六藏，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，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，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六十軀〔43〕。自餘別造，不可具已〔44〕。）

隋煬帝（爲文皇、獻后於長安造二禪定，并二木塔，并立別寺十所，官供四事。治故經六百一十二藏，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。治故像一十萬一千軀，造新像三千八百六十軀〔45〕。度六千二百人。）

右隋代二君，三十七年，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，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，譯經八十二部。

皇唐啟運，弘敞釋門，功業崇繁，未可勝紀，故難叙出。大唐永徽元年，歲維庚戌〔46〕，終南大一〔47〕山豐德寺沙門吳興釋道宣往參譯經，旁觀別傳，文廣難尋，故略舉其要，並潤其色，同成其類，庶將來好事用裨精爽云。

校勘記

〔1〕且述，原本述訛作迷，從《支》本改。《法苑珠林》卷一百二十作“具述”。

〔2〕用程無惑，《法苑珠林》作“用呈後學”。

〔3〕東達，原本達作逢，從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改。

〔4〕興聖，《法苑珠林》作興勝。

〔5〕愍帝，原本及《支》本作敏，《法苑珠林》同。按西晉無敏帝，只有愍帝。愍字或作愍，敏乃愍之訛，今改。

〔6〕明興，《法苑珠林》作皇興。

〔7〕長干，原本干訛作于，從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改。

〔8〕禪靈寺，《法苑珠林》靈作寂。

〔9〕二百一十部，《法苑珠林》一作二。

〔10〕常傳金像，《法苑珠林》傳作鑄。

〔11〕七月半日，《法苑珠林》半日二字作“十五日”三字。按“七月半日”猶言“七月半的日子”，義與《珠林》同。

〔12〕送盆，《法苑珠林》送作造。

〔13〕格量，《支》本量作畫，疑非。《法苑珠林》亦作量，同此。

〔14〕考定，《法苑珠林》考作教。

〔15〕千金像，《法苑珠林》金作佛。

〔16〕常持法花，原本及《支》本持作轉，《法苑珠林》作持，義較長，據改。

〔17〕轉四方等，《法苑珠林》轉作傳。

〔18〕資敬，《法苑珠林》資作茲。

〔19〕而齋，原本而作面，從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改。

〔20〕梁，原本訛作宋，今改。

〔21〕興聖，《法苑珠林》作興皇。

〔22〕二萬，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作二千。

[23] 大皇,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大作太。按大讀作太。

[24] 下安,《支》本無下字。

[25] 一萬人,《支》本人作僧,《法苑珠林》作人,同此。

[26] 太祖道武皇帝,《法苑珠林》道作燾,非。燾乃世祖太武帝之名,非帝謚號。且太武毀法,不信佛教。

[27] 於虞地,《法苑珠林》虞作虜。按北魏代都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,其轄境古屬冀州之域,本虞帝舜所都(詳《元和郡縣志》卷十二)之地,故此稱虞地。當時南朝人詆北魏爲索虜,但不適用於此處,虜字未是。

[28] 每日,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日作月。

[29] 三長月,原本及《支》本無長字,《法苑珠林》有之。按三長月齋爲佛教之術語。謂在正、五、九三月持長齋也。今據補。

[30] 六日齋,《法苑珠林》無日字,又齋下有“月別造像”句。按六日齋卽六齋。

[31] 頃便,原本及《法苑珠林》頃作須,從《支》本改。

[32] 大覺,《法苑珠林》無此二字。

[33] 貧老,《法苑珠林》作貧者。

[34] 僧稠禪師,《法苑珠林》僧下有朗字。

[35] 屠,《法苑珠林》屠下有宰字。

[36] 年三月六日,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無日字。按“三月六日”疑謂三長月及六日齋也。

[37] 孝昭帝,《法苑珠林》昭作明,非。

[38] 陟屺,《法苑珠林》作陟岵。

[39] 百二十軀,《支》本軀作區。

[40] 塑像,《支》本塑作素,通塿字。塑、塿同字。

[41] 三千卷,《法苑珠林》三作二。

[42] 一十六部,《法苑珠林》此下有“孝閔(原作愍,改正)帝創基未久,佛法不開。高祖神武皇帝不信三寶,現報其患”二十五字,此疑脫。

[43] 六十軀，《支》本六作八。

[44] 具已，《支》本已作記。《法苑珠林》作“具知之”三字。

[45] 六十軀，《支》本及《法苑珠林》六作五。

[46] 戌，原本訛作戍，從《支》本改。

[47] 大一，《支》本大作太。按大讀作太。